

昌山龍母事狀辨

林有席

予邑以宋時分自宜春得名邑治上游二十里有昌山山脈發自紅花仰中一支歷昌田至昌山起高峰下有閩城君廟唐宜春令盧公夔所建也邑人盧公肇字子發與粵敘族誼自稱宗姪應命爲之記而係以銘書龍母事甚悉攷江西通志臨江府轄邑之峽江亦有龍母祠改稱孝通廟元豐城揭公猷斯作記皇清湖西守道施公閏章於袁州臨江吉安三郡邑皆其所轄屬康熙六年由臨江按袁州道經分宜之昌山謁神祠刻盧公閩城君舊碑記於廟闕門左援峽江

例易名榜曰孝通廟後自記其巔末據揭公記稱大觀二年賜額曰孝通之廟大觀宋徽宗第三次改元之年號也通志於峽江廟書綱悞爲唐大觀攷唐無大觀之號文宗時有大和卽宜春令盧公夔建昌山閩城君廟時所書之大和五年也唐有大和宋有大觀彼此世代輾轉相訛又按施公記中言盧氏改土人所呼聖母曰閩城君謂母閩城人攷方輿圖記古悅城在廣東之德慶州有温媪墓載温媪事與盧記小異而未明指其所以異之由今考廣東通志載德慶州秦蒲媪墓據晉康志昔有温氏媪者端溪人於

水澣得一卵大如斗持歸置祭器中經數日忽有一物如守宮長尺餘穿卵而出能入水捕魚媼一日治魚誤斷其尾遂去數年乃還始知其爲龍也媼死瘞於江陰龍子嘗爲大波至墓側縈浪轉沙以成坟與盧記所述強半不侔蓋不獨小異而已且母蒲姓而誤作溫當是沿晉康志而誤德慶舊志墓在東州一百里悅城之南一夕五龍移於北岸凡洪水湮沒週圍皆濁而近墓數尺獨清則皆盧施二記所未及盧記復訛悅爲閔施公記已辨之矣攷孝通廟註及萬歷雜志蒲媼龍母也本蒲姓秦始皇時人別本以爲晉時人亦誤施愚山集原題孝通廟記而袁州府新志改入雜志首條記詞亦有異同下註虞山集更訛愚爲虞攷虞山係錢氏別號此一訛關係兩人尤不可以不辨卽所載盧記獨刪去銘詞不登殊爲不解本邑新志補錄良是特合併攷明詳加辨晰於篇

余旣爲此辨又得唐代劉氏恂嶺表錄異三卷首卷內龍母一條與廣東通志有同有異姑附其詞於辨後再酌其詞云溫媼者卽康州悅城縣媼婦也績布爲業嘗於野岸拾菜見沙草中有五卵遂收歸置績筐中不數日忽見五小蛇殼一斑四青

遂送於江次固無意望報也媪常濯浣於江邊忽一日魚出水跳躍戲於媪前自爾爲常漸有知者鄉里咸謂之龍母敬而事之或詢以禍福亦言多徵應自是媪亦漸豐足朝廷知之遣使徵入京師至全義嶺有疾却返悅城而卒鄉里共葬之江東岸忽一夕天地冥晦風雨隨作及明已移其塚并四面草木悉移於西岸矣

皇清

論

讀黃大常傳論

袁嘉慶

世之論齊黃者悲其忠有餘而智不足故自取殺身之禍而好事者反被以誤國之名也嗚呼冤矣當高皇帝時諸王各擁重兵建文之在東宮也曾於東角門以諸王權重之語語子澄矣高皇帝僂力行間智勇天錫灼知齊黃之可任也故不及身而用而以遺子孫建文嗣位委以心膂之託而與參帷幄當是時定鼎三十年天下規模已畧定矣朝廷之憂惟諸王權重爲可虞耳然則高帝曷不制之於其始與曰勢有所不能也開創之初不廣建親藩無以屏翰王室高帝逆知其事之必至於此而無如勢有所不能也暨長孫踐祚諸王擁叔父之尊慮無不帝制而天子

自爲者齊周代皆庸人燕王驍悍異常不終於人下  
削之反不削之亦反所爭祇在遲速間耳而謂齊黃  
誤建削藩之策以激燕王之變此間於時勢之論也  
當日之事幸而成則齊黃爲建文之功臣不幸而敗  
則蒙晁錯之誅建文之事幸成則爲景帝之誅七國  
不幸而敗則不免於亡國此又遭時之不幸天意之  
攸關而後之嗷嗷於齊黃者俱以成敗論英雄也余  
故悲太常公膺禍之酷而爲之論次其軼事不能不  
三致慨云

明跋

洪陽洞志跋

李元弼 邑令

山川有圖敘紀在史氏題詠其致騷人墨客事也物  
色而表彰之垂諸永永守土者責也治有秀江跨大  
橋而達鈴山之巔可適公餘然而人力擅其大半距  
治十里許而洪陽洞俯仰嶽峙中爲日月澄閣人物  
鳥獸之狀奇怪變幻躍露天成爲羽人不死之庭葛  
婁二仙居焉金銀世界大千在在有之名屐相從佳  
咏琳瑯舊有志載會今再輯報成而余承乏至暇一  
登覽洵志稱不謬顧余辦事未遑而託情寄勝毋乃  
曠乎第宜之時俗沿革有薦紳黃耆之屬是詢而山

川土田或者荒耗之餘有年山靈河伯實共其憂余將告焉紀豐樂以爲觀未便弛民也况一觴一咏會蒞茲土者不有今日之典型在乎名山大川藏而埃之再加蒐輯以振其奇更有事乎斯志也昔善記山川無過乎子厚躬自嘗之不得乎心而爲言不得乎其言而爲文古人病之殆余向者耳而未之目者乎忻忻嚮慕茲而有言幸矣

皇清

跋

洪洞鈴山二志跋

郭思齊

康熙壬辰歲余從先君子學於白芒之秀溪臺室故黃太常讀書處秀氣融結山環水抱與鈴岡對峙葢勝跡也鄉有李生嚶嚶其志謂昔黃太常讀書於臺節義文章彪炳天壤意有得於山靈之助與因與同志負笈於孚惠祠之右而某氏妄稱山主責其不爲與聞競勝不已李生購得此書刊本某氏語塞借而閱之見其紙色黝黯字畫楷正有序有跋有圖有咏雖蟲蛀蠹蝕不無漫滅而屋漏朽痕古致斑駁且其後附太常公祠記詩章益肅然起敬夫以太常之正氣塞乎天地人傑地靈並垂不朽當其處臺望鈴未必無仰止之思厥後建公之祠又面鈴山爲屏然則

李公之附其事於志未殆亦天造地設也先君子設教於是常立公之牌位朔望敬禮適得其志與事敬錄存之以留什一越今甲戌明府陳公遊洪陽洞見壁間原韻更相唱和里人任時遇因出洪陽洞志相質詳閱序例二志實同時所纂余念先人手澤之遺追憶前數十年庭訓苦心迄今檢閱遺冊捧讀之下怒焉心惻爰取藏本重抄與洞志都爲一集好古之士得所據依是亦博奕之用心也已乾隆乙亥歲秋八月南岸郭思齊書於桃李園

學博嚴凝庵去思吟跋

朱軾

古來建學必立師師也者士之表而民之望也藉非經明行修者不克勝任而愉快乙酉冬予奉

命還朝歸自潛江道經梓里敖陽入其境家弦戶誦觀其俗比屋可封不禁喟然興嘆以爲師是學者誰也能使風移俗易乃爾耶父老爲予言曰袁郡鈐陽嚴君諱開禧化導之力居多不寧惟是頭門奎閣皆其所創建也左齋右舍皆其所修治也嚴君之功大矣哉予又穆然良久思夫官莫難於爲人師師莫難於得其人嚴公以公輔宏才暫守青氈乃能立坊表勤教誨捐俸建蹟樹敖陽大觀可謂立德立言立功垂不

朽於天壤間者矣方之台山諸人何多讓焉若使之  
宰百里膺民社大霖雨於蒼生以繼卓魯冀黃之盛  
不待言矣未逾年果

沐

皇恩

詔令親民赦之紳士耆庶佩其德教被其蒸陶者咸欲扳  
援而不可得爰作爲詩歌付諸剞劂乞言於予予曰  
善哉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嚴君  
有不朽之功垂之赦庠則爲之彰其美而傳其盛是  
予之責也夫是予之責也夫

皇清書後

書劉原父說大射三侯後

嚴秉璉

凡侯中皆取準於侯道而上个恒四倍於侯中廣與  
崇方正謂侯中而言不得以侯中之廣與通侯之崇  
爲方而通廣可四倍於其崇也鄭註賈疏並爲以經  
釋經故不可易原父疑其過於高廣而別爲之說遂  
與經義窒碍難通如云九十弓之侯崇一丈八尺布  
幅廣二尺共爲九幅是中五幅上下各二幅也不言  
其廣嘗就其說推之中幅自如其崇最上一幅勢必  
七丈二尺乃與上下舌相應餘二侯七幅五幅亦惟

當殺其中幅而上下不易今却言七十弓之侯中四幅五十弓之侯中二幅說又自不可通矣其釋見鵠於參見鵠於干者皆謂見於右舌之下而三侯之張不得不變高下而列爲東西說甚新奇詳其形制則三侯乃如三幅橫幘又復排列一面亦不成爲理體者矣至鄭所設高下之節不合斜升之度余亦謂然然張在諸侯之庭句股法隨地而異今惟減人目而不計堂高亦其疎處惟中三侯皆獲一節獨爲得解可正鄭說之失耳

皇清考

聖誕日月釋奠源流考

嚴宗寬

夫子生日不見左傳公羊傳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傳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相距一月不應有二庚子曰是則月非月是則日非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司馬遷史記謂生魯襄公二十二年歲在庚戌紀載不一後世各祖一家以成聚訟之軒伍氏主改建改月之說斷以家譜定爲今八月二十七日年與遷同月與穀梁同日與公穀同其說確乎不可易也今既注爲八月二十七日而又仍公羊之月既從襄公二十二年爲周靈王二十一年而又



書二十年己酉之號皆所當校正者也至所爲釋奠源流考最詳當據鑑史或郡省新志然以闕里志按之亦間有畧而未合者闕志載漢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大牢祀孔子詔諸侯王卿相至郡先廟謁而後從政此祀孔子之始亦新官到任廟謁之始也漢明帝十五年過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此祀弟子之始也然皆指魯郡而言則過魯二字似不容畧而所云安帝亦誤魏正始二年帝講論語使大常釋奠祀於辟雍此祀於大學之始也無顏淵配之文其所載始以顏淵配者在北魏大武始光三年今因同魏而誤

爲一事非也北齊天保元年始制春秋二仲及每月朔行禮亦止行於魯郡隋文帝始詔國子寺每歲以四仲上丁釋奠州縣學以春秋仲月此正州縣釋奠之始非北齊可與混同然意其時猶祀於學非祀於廟也唐貞觀四年始詔州縣皆立孔子廟二十年始命州縣守令主祭明洪武四年更定釋奠器物十七年勅每月朔望大學祭酒以下行釋奠禮郡縣學長吏以下詣學官行香此闕志前代釋奠源流之大概也鑑史所載不爲無據然遠志天下之事不如近志一家之事者之詳且核也故當以此爲斷若夫謚號

之崇配享之位禮樂邊豆器數聲容節奏之度斟酌損益至嘉靖爲大備而我

皇清爲盡善則與闕里志共垂奕禩信乎其善志也

皇清教

丁祭教

鄂爾泰

竊惟

至聖先師萬世之師表也冠帶集國橋

天子有臨雍之典春秋屆仲月上丁修釋菜之儀內則命夫胄子三公外則寄於有司羣牧典綦嚴也誰敢懈焉本部院前莅南藩職司秉鬯恭逢丁祭親齋沐而

宿黷宮先令儒官較簿書而正祭器乃知牲或已經宰殺旣失告全致潔之心物豈盡屬肥鮮更乖博碩蕃滋之義且或常供不充夫額數任先後以那移珍品不潔於豆邊致菹鹽之雙疊兼聞各學亦有同風罔知共竭精神但解奉行故事甚或尊壘未備疇詳犧象之形琴瑟雖陳莫辨敵篋之狀觀者如牆如堵任彼咆哮祭者似醉似癡頽如聾瞽一尊纔薦滿庭之燎火無光三獻未終兩廡之燈輝已滅於是登鉶與簋簋悉憑顛倒几進鹿兔與榛菱似遇摩空鷗雀分甘奪臠半由承祭之家人拍拋喧天遑問糾儀之

齋長駿奔髦士霎時怒髮衝冠與穎膳夫一片雄心  
染指凡此之類罪豈勝誅皆由約束不嚴亦以躬行  
未善不思主爵則身膺一命幸得窺聖人門牆分獻  
則職任半瓊原以司泮宮俎豆平時未知化導已蒙  
尸位之譏臨事不克恪恭難免曠官之咎於是飭郡  
守州牧縣令等職兼以誠教授學正訓導諸員各矢  
乃心以襄大典預期三日牲脔皆供乎餼牽先事一  
朝品物盡陳於類辟齊戒沐浴來觀習樂試歌舞於  
明倫堂前料量潔清退服寢衣歛精神於尊經閣畔  
庶幾必誠必信斯夙夜之惟寅無怠無愆知神人之

感格是并申之條約用以頒諸學宮

明說

### 遊洪陽洞說

周應治

皇明萬歷癸未直指使韓公以天子命簡視江藩越  
明年春來按袁州分宜袁屬邑也應治以分宜令幸  
與奔走下風竊觀公駐節之日官吏既以糾察刑獄  
既以清理錢穀兵戎之籍既以稽覈利病興革之端  
既以劑量諸凡受命於天子者罔不舉而行之事竣  
矣乃訪郡之勝概分宜洪陽洞者試一觀焉既而進  
應治命之曰古人謂君子必有遊息之地高明之具

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茲洞高明遊息之道具焉舊當有志爾其取以畀余俾余時得寓目其間應治受命索諸邑舊板久毀其存本又皆殘缺不可觀乃命工繪圖次第而紀之末則采輯諸家名作彙成一帙以呈因爲之說曰昔禹承舜命以有事於四岳也蓋嘗上崆峒而登會稽陟岵嶠而宿嶽麓且刻之碑碣至今傳焉今公之受命而出也明發夙興以求平定之績者亦禹之所以承舜則茲遊也固崆峒會稽岵嶠嶽麓之意耳令茲土者能無說乎謹按洞在分宜縣二十里袁嶺七峰之麓其名

曰洪陽者以晉葛洪婁陽棲隱其間故也舊傳爲穴七十有二今遊者由洞口而入迄五穴道東以至於十道西以至於十二者其間日月星辰雲水烟霞之狀仙釋鳥獸人物器具昆蟲之形罔不似造化有心良工巧匠竭精疲神而肖之者矣若目不周玩情不給賞之不知過此而六十穴者其妙境又何若也第摩詰松雪不可復作而世之畫工無得於解衣磅礴之神卽圖未能描摹萬一而記者又少延壽靈光之才乏晁補錢塘之思於是輟翰於中郎閣筆於蘇子也是爲懼是爲懼

皇清說

釋道說

嚴宗墳

邑人

釋氏明心見性道家服氣煉形要皆以虛無清淨空  
死生脫塵凡爲上乘如今之創爲祈禱愈疾超度生  
天之教悉釋道之下流荒誕而不足信也夫釋之道  
類墨道之教類楊其最上者孟子且深惡而力距之  
况其下者乎人之疾病皆由於不善調攝使祈禱而  
可以愈疾則衍其教者當不致死孔子曰邱之禱久  
矣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凡世俗所行告斗青醮  
斬關解結之法皆見惡於孔子者也讀聖賢書以正

道覺斯民安可惑於其說以誣世哉若乃人有生即  
有死或死於正命或死於非命總之精氣消散安有  
既死之魂魄反入地獄登天堂轉生於人世之理且  
勿論其無地獄也即令果有地獄若官衙之牢禁果  
有主地獄之閻君若掌刑之法司亦必其鬼應入地  
獄如人犯罪重大應行牢禁遇恩赦乃得豁免否則  
公卿督撫不敢擅放陰陽理一彼閻君收管既入地  
獄之鬼又豈釋道所能拔而出之也乎今人於親死  
之後無論其親生平行事之善惡必延請釋道於家  
設醮少者一日二日多者三五七九日甚至唸經連

月號爲超度追薦展其孝思孰知釋道久居於宅男女混雜不成體統裝居室如寺觀兆更不祥以父母爲罪人又大不孝之極至者乎至如饑寒露處惟生人當之最苦自古未聞有鬼患饑寒風露者且所設之食鬼何能食所具之衣鬼何能衣所焚之紙錢鏹山鬼何所使用所除之靈屋不過紙篋縱極高大深邃百物具備五色絢爛鬼何能居住憑依而浪費銀錢以付祝融以奉釋道是誠何心哉韓昌黎文公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廢疾者有養庶乎其可滅二氏也今吾儒之混迹於二

氏中者不乏人欲滅其上乘者誠有所難行若建醮祈禳超度之邪說苟讀書明理者一切屏而不用以爲民望亦可以表正風俗維持人心奈何反懼愚夫婦之議其吝嗇從風而靡以揚其波乎斯真孟子所謂失其本心者矣或曰中天以後人不能如大上之忘情先王因人情之不容已而制爲廟祀之禮使事死如生今釋道之追薦超度亦此意也子謂人死則無知將廟祀之禮亦可廢與予曰先王之制爲祭祀也所以盡仁人孝子報本之心非實有祖考之原形同生人之飲食故曰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爲其不

在也乃設尸以奉之後之帝王又以設尸之近於戲也於是去尸不用雖祭有大小之殊要以致其誠慤而已何嘗實有歆饗之事乎且如釋道超生之設果爲有據則祖考沒後一經超度或登天堂或他投生并無享祭之鬼矣用釋道之教是以先王之禮爲舉可廢也吾故謂超度之說尤爲惑世誣民讀書明理者所當力禁峻拒以覺愚蒙而不可躬自蹈之者也或又曰如子言則親死之後何以伸人子之情曰棺木必堅歛殯如法祭奠之儀遵禮而行居廬終制之後每逢生忌日隨力設酒饌敬而薦之斯不愧爲孝順之子矣何以釋道爲或又曰釋道祈禱超度之荒唐既聞命矣今有鬼怪爲祟訴於天師發牒城隍則其怪立除若吾邑庠友鍾某曾有此事因公所親見者然則釋不可信道教未可盡廢也曰城者累土爲之隍者平地又名爲池凡鬼怪之物莫不由水土而生城隍者古人立之以爲水土之正神故春秋祀之道教始於老子符篆諸方則創自張道陵老子於理學爲賢知之過張道陵雖遠不如老子而其精神正直可以感神祇是以法久傳不泯歷代之聖君賢相因而革固神道設教之意非欲驅天下而奉道也

釋之虛空寂滅道之執雖守中君子兼通其旨可以  
淡爭名奪利縱欲之念若惑於福田呪詛飛昇黃白  
之術則邪慝之尤而爲盛世之所不容者也

三侯說

嚴秉璉

大射禮司馬命張三侯三侯者大侯參侯干侯也公  
射大侯大夫射參侯士射干侯其侯道有遠近則大  
侯九十弓參侯七十弓干侯五十弓其張之有高下  
則大侯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其尺度  
大小各異用布多少不等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  
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是謂侯中其上下各有兩

个橫出如舌鄉射禮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侯道弓  
二寸以爲侯中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  
半上舌正同干侯之制以布幅去削二尺計之侯中  
用布五丈上个四丈上下兩躬各二丈下个三丈總  
用布一十六丈參侯則侯中一丈四尺總用布二十  
二丈四尺大侯中一丈八尺總用布三十六丈其度  
上寬下窄象人身張臂八尺舒足六尺武尺二寸則  
人之足迹也祭侯之詞曰毋或若女不寧侯則象人  
之說容有其義三侯尺度既明乃可推其高下干不  
及地武則知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



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云云此皆周官儀禮之明文  
鄭註賈疏推行如繪每怪後人多欲以臆說更之如  
近有姜兆錫氏作周禮輯義謬執廣與崇方一語遂  
釋大侯用布五十六丈之多誕謾不經他皆類此可  
見古說原不可易以今觀之惟三侯高下之節尚有  
未盡如鄭所推須令三侯攢疊一處方可各見其鵠  
攷其相拒各有二十弓之遠射者自物視之遠侯之  
鵠仍爲近侯所掩而不可見特庭遠堂高少不減殺  
今計諸侯堂高七尺加人目六尺用勾股法推得兩  
鵠所掩各二尺四寸十分寸之八當令參侯去地爲  
一丈三尺二十分寸之三大侯去地爲二丈七尺四  
寸二十分寸之十九則大侯可見鵠於參參可見鵠  
於干乃爲得之嘗見宋人劉原父公是集中有三侯  
說未悉與余說合否記此質之

三侯之異卑者小而道近尊者大而道遠自是等級  
之體至其射之也一以優尊爲義司射之誓曰各射  
其侯中者非其侯不獲又曰不貫不獲此警衆之詞  
也又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柎復公則釋獲衆則  
不與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是則着躬與舌之皆獲  
亦可推而知矣至下文又有壹發中三侯皆獲之語

非與前誓反也此節乃正射後復射之事上下射發一矢故但中一侯即獲敖氏繼公之說是爲得之鄭謂矢揚觸或有參中者似以三侯並中言於義殊不可通

明錄

訓世語錄

嚴堯日

邑人

一切得喪憂喜皆以塞馬禍福齊之一切利名營請皆以齊人醉飽畢之一切麁思柔情皆以隆中黃髮淡之一切氣凌勢侮皆以垓下英雄省之

明策問

治平策

宋希堯

邑人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世也法天道之不息以經時政而後可以振維新之治法天道之無爲以需大化而後可以垂永賴之休何者天道之流行也貞元相續運而無已顯藏互根動而不窮其循環之機輪輪訖訖而未嘗息也然太乙之精運而不宰元工之主鼓而無心其於穆之神惟淵惟默而未嘗爲也君人而履天之位代天之工林林總總生靈茲焉待命紛紛綸綸幾務茲焉責成卽欲穆然兀然以聽其自理焉則廢弛之餘當必有墜而不修偏而不舉者優游得

矣彼望治者其謂之何將遂勞精疲神憧憧擾擾而求其速理也則大成之功必非苟且且夕之所可致吾恐求治愈速而效愈遠責功愈急而化愈滯帝王憲天之治終不若是也故必體天運不息之道以經時政而勵精於先既以大振作於因循廢弛之餘尤且體天心無爲之妙以需大化而鎮靜於后務以養和平於百年必世之久則精神運動既足以弛張百爲而建明作之功而心極默端又足以久道成化而綏安靜之福吾見財阜民安輦皇圖於磐石之隆吏治兵強奠國祚於苞桑之固而我朝勲業之盛豈不足以上軼虞周而下陋漢宋於不足爲也哉恭惟皇帝陛下躬至聖之資撫綦隆之運尊養隆於兩宮而舜之大孝著周澤渥於四表而文之至仁溥德已盛矣治已極矣然猶求治無已進臣等於廷俯賜清問詢愚臣以古今治理之原臣竊伏南陬問嘗籌畫經濟之一二矣懷辭蘊謀願有所獻納而未遂自念固無奇也有亦安所施爾今幸立王陛方寸地此正愚臣獻納之一機也敢不披瀝忠悃以對夫今之談治者大率二端云談造化者則曰形大用則竭神大用則疲乃欲去健羨黜聰明相與務爲無所事事之老

成而崇尚夫坐嘯畫諾之惇大不知夫數畝之區一日而不治則莽匹夫之宅一日而不理則墜况撫有天下之大而可怠焉以廢事耶以此求治是忘天下者也非也尚精敏者則曰人君身爲天下主則必身爲天下役是故夙興夜寐不遑寧也朝采夕月不自逸也甚者事事而身親之人人而督責之不知烹鮮之擾祇以滋其爛百鈞之御益以速其疲以此求治是徇天下者也亦非也何也治天下猶理亂絲然置之而不理則棼急焉而倒持之則不可措手故經理其急而徐俟其緒者善治絲者也治天下之道何以

異是所貴乎人君者無爲而無乎不爲者也弊端未除吾作爲以振之使朝有精明之政而天下不得病其弛事機未至吾安靜以綏之使朝有清淨之風而天下不得病其擾不弛不擾治之經也曷觀諸古乎古稱盛治莫若堯舜今觀其七政齊矣庶尹諧矣六府修而三事治矣揆厥所由則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焉舜之以精勤致理者固若是也然而垂裳聽治端拱揖讓惟命之九官以俟其自治焉兢兢業業之外舜亦何嘗有爲哉繼稱盛治莫若周文今觀其禮樂煥然矣刑政肅然矣謨烈佑啟亦詳且備矣要其

所自則曰自朝至日中昃不遑食焉文之以精勤致理者固如斯也然而庶獄庶慎罔或攸兼惟付之有司而俟其自治焉大體之外文亦何嘗有爲哉夫舜文以勤理天下之事而無乎不爲卒以靜致天下之化而未嘗有爲故古稱聖帝顯王雖以大有爲頌之而中心無爲之言聖賢每惓惓垂訓焉旨異而理同聖制謂其道相須者蓋誠相須也洪惟我太祖神聖乘乾再造函夏建立法制博大詳密如經費付之主計而出納有稽賦歛總於地曹而蠲恤間舉以親民責之守宰而稽殿最者惟嚴以行伍責之司馬而清

尺籍者必謹其典章經訓燦然詳脩真用以躋世平康與虞周媲美盛矣今皇上弱齡含元英年握紀纘承令緒於茲五載臣且謂困藏貫朽之儲民含淳熙之哺郡有龔黃之聲邊有干城之勢而庶幾帝王之治矣然而今日之事勢果何如哉臣不敢飾爲空虛無用之說以瀆九重之聽請先呈時政之弊而後及所以揅弊之法可乎夫陛下臨御以來內廷省光祿之供頃又嚴積逋之稽經費亦云節矣然而帑庾空虛視昔更甚緩急支吾盡出一切權宜之術昨聞加納之例復開矣官之不足猶取諸民竊恐一旦有事官

民兩竭不知將何以應之歟是所可懼者一也比地  
旱乾則賑貸行黃河水溢則帑藏發頃又以調停獨  
免委之司農賦歛亦云寬矣然而閭閻小民嗷嗷待  
哺饑寒切身十人而九流亡轉徙十地而五臣經徐  
淮之間見斗米百錢民食糝糠之食竊恐此輩不轉  
溝壑則聚潢池矣天門萬里陛下何由聞之是所可  
懼者二也念守宰數易而民不安業既嘗行久任之  
法矣然而今之守令何如也酷者極水火貪者竭膏  
血偏拘無忌者視民若讐間有一二加意吾民治聲  
稍著者其心固日夜跂徙官而釋負也或遷之不亟

則疑且息矣誠如是安見吏治之盡宣耶是所可慮  
者三也懼行伍虛耗而隸籍者少既嘗行清覈之令  
矣顧今之兵何如也隸於京籍者號數十萬然持矛  
執戟者非疲病之老卒卽尪羸之懦夫間有一二偏  
強威猛者率皆驕悍不可依賴臣慮其若黔驢然猛  
虎試之技必窮矣猶謂有武備乎是所可慮者四也  
夫陛下以明作惇大倡之於上諸臣亦皆體仰德意  
惕勵振作承之於下而治效未盡彰彰如是豈惟陛  
下疑之卽羣臣亦且疑之矣聖訓曰豈因循之積習  
難驟變歟久弛之舊章難遽舉歟臣竊以爲不然夫

國朝世廟以來風興夜寐四十餘年其精明果銳之氣發之不遺餘力而刮磨振刷之下百司喁然千廢具舉豈復有因循之積習久弛之舊章哉則今日之事特患其先後疾徐之間發之不得其當匪矯焉而激事變卽緩焉而養弊端茲欲人得其情事循其理寧復有他術乎是故一於無爲不可也惟究弊之源而已一於有爲不可也惟順事之勢而已夫牧羣抵者驅之則行牽之則止回而當之則反旋何者其勢逆也治疾者至虛有善候大實有羸狀因其標而藥之不可爲已何者其源失也知清源之道與順勢之

說今日之故可得而論矣請縷爲陛下陳之試垂天聽焉經費節而帑庾未充者非財之難生也其源耗於四端夫皇上節一身之用其所省約者特僅僅爾計此而外耗財之孔此窻彼興若鼠穴然而欵關而入動傾帑藏刑餘一進輒沾湯沐其所希冀而糜費者皆尾閭也工役之興指十爲百軍需之費隱百爲千其所冒濫而乾沒者皆漏卮也會一歲之出不下千萬而歲入不當十之八臣且懼其將竭焉又安望其充耶省事端而崇敦朴之風或者庶幾其稍舒乎賦歛寬而民生寡遂者非民之難甦也其源始於國

蠹夫國家計畝定賦十一而取亦常賦所不免者然而漁獵之弊百倍於此吏胥飛派則移甲爲乙起運徵解則子浮於母官司督併加錙銖以爲羨餘內府交納除正額而索常例征求萬狀不可殫述國家之一金官府之十金也官府之十金民間之百金也名爲取一實則取百矣民何能堪而出乎此除積年之國蠹寬後來之民力或者不容已也久任行矣而吏治罔宣其源始於獎勸之無法歟夫漢吏九年通考增秩加爵俾任舊任秩有至關內侯者今六年之內荐剡交上於公車然未聞天子以某日獎某官加某

爵也既久其任而復薄其勸故賢能者每起淹滯之嗟浮罔者且恣荒縱之習苟延歲月以待資裕之陞卽有當舉之政俱以因循廢矣又安望其爲民耶其必察奇才異政治聲彰著降璽書褒諭優以不次之擢庶幾人思自奮而吏治其可宣乎伍籍覈矣而武脩靡振其源始於教閱之無法歟京師三大營之兵日申以法律習以馳射更番操之甚盛典也然主師者率暗韜鈴偏裨者不閑步伍且承平旣久未嘗見敵每遇操練徒以金鼓旌旗奔走而進退之羣呼聚哄若將爲娛者彼直視如兒戲爾曾何益哉古以天



朝爪牙出戍近塞使之習於戰陣緩急可使其遺法具在也講而行之庶幾武備可振乎今時之弊源大都不越此數者是在陛下運其電矚奮其霆斷振刷舊弊與民更始事端可省者則省之而不嫌於弛國蠹可剗也則剗之而不病於拂獎勸宜優教閱宜至也則毅然行之而不以爲過變而通之作而新之革文冒之私而務求諸實破拘攣之見而不泥諸常其規模事業當必有煥然一與者然區區芹曝之鄙更以順事勢之說爲今日勉焉竊觀皇上之英資睿斷其於綜核振揚之理似非所難獨懼其綜核之過而殊失渾厚之體振揚之盛而或乖更張之漸爾是故經費誠節矣則帑庾之充不充不足計也急於求充則導利之門啟得無有以罔上羨餘濟其私者乎賦歛誠寬矣則民生之遂與否俟之可也急於求遂則沾煦之惠行得無有以懼虞小補隘吾治者乎久任誠行伍籍誠覈矣則吏治未宣武備未振不足慮也急於求效得無有僞爲戶口之增以要賞虛張元戎之勢以啟疆者乎蓋聖心所措注嚮徃天下將響應而影隨一有急切之心見於外則生事好名之臣將爭出其能以求勝而斷絃張瑟之苦將有不可言者

臣願陛下察弊之源而革其舊以稱其大有爲之功  
順事之勢而俟其化以守夫中心無爲之治則積習  
可變舊章盡舉今日之太平真足媲美舜文而符大  
祖矣然則臣所謂法天道之不息以經時政者豈非  
一時維新之要術而所謂法天道之無爲以需大化  
者豈非萬世永賴之宏規哉抑臣猶有所聞焉帝心  
碩夾輔退臨書幄寡欲清心固矣然九重淵蠖之中  
得無有諧臣媚子之逢迎粉黛冶容之誘引者歟必  
謹之於深宮淵嘿而慎之於食息起居保持方寸如  
明鏡止水然勿掩以纖塵勿滯於微汚則一心旣清  
萬事自正無興事浪費之心而財日充無損人自便  
之心而民日遂無好名喜功之心而吏治日宣無長  
駕遠馭之心而武備日振匪惟四者卽天下事鮮不  
由是矣然則養心之道又非今日化理之先務哉臣  
識慚稽古術昧通今諸所條畫惟據一得之見而殫  
陳焉未必克當於時用也倘陛下能詳覽而躬行一  
二則臣愚幸甚天下萬世幸甚臣不勝戰慄隕越之  
臣謹對

皇清 頌

賦邑侯蔡修志頌

張嗣載

起做維新第一事修政孰與今修志政繫一朝善與  
 咎志關千秋非與是宜志纂修自周侯經今百載事  
 悠悠似續曾垂當事念無何一簣而終休我公隨車  
 西江雨盡是攜來粵岫雲一簾明月千家照滿榻清  
 風百里薰琴間飽將國史觀念邑無志孰與傳修明  
 鉅典公自任旁搜徃復不辭難徵文考獻幾費心帷  
 燈夜雨更幽尋獨操衮鉞鉛黃定捐俸鳩工獲志成  
 表章先彥與有榮節義文章稟若生啟迪後學籍有  
 考詩書絃誦喜重廣蕩蕩堯天浮汰册勒諸奕世惠

無疆皇皇民膜清問及奏入

彤廷悅且康鈴岫青峰長蔚霞虹橋皓月永流華茲志金  
 石垂久久我公功德同不朽

明贊

貧樂贊

歐陽元春

天能貧吾身而不能貧吾心吾能樂吾心而不能樂  
 吾身貧吾身固不樂樂吾心斯不貧人皆以身不貧  
 者為樂地吾獨以心不樂者為貧民噫樂果何人貧  
 果何人後學讀此知先生學道有得可以尋孔顏樂  
 地矣

明箴

勤齋箴

歐陽貞

友人黃湜字子澄用勤建齋號夫勤之一字自天子  
 至於庶人農工商賈所當用力也况我學者哉子澄  
 之學不尚詞章未技專事四書五經是謂知本矣孔  
 子謂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因箴以勗之  
 曰人生在勤勤乃日新農夫耒耜工操斧斤日中爲  
 市鷄鳴則起坐賈行商錐刀貨利瞻星聽漏踏雪通  
 關文經武略力竭精殫槁胝胼胥衣旰食天子亦  
 云兢兢惕惕嗟我學者敢有弗然至理難見大道難

聞體天之乾自強不息日恒月升風雷斯益口不絕  
 吟手不停披探賾索隱闡幽發微萬里非遙百鈞非  
 重任之行之是謂大勇流連光景涉獵浮華衣冠縱  
 是門戶已差彼哉宰予氣昏志惰折鐵斷韋庶幾補  
 過勿嬉以惰勿怠以荒坐以待旦斃也可忘我友黃  
 澄勤齋實建朝茲夕茲何厭何倦孝子愛日聖人惜  
 陰豈役於體獨勞於心累土起山積石填海堯舜禹  
 湯一心千載勤齋在後勉齊在前毋忝爾祖而食吾

言

皇清箴

寄開州牧嚴孚亭居官箴

朱軾

心虛若谷面冷如鐵惟儉償貧借勤補拙勿謂地遠  
天威對越勿謂邑小萬民手挈微課有方不那不  
缺巖獄平情隨到隨結優禮士夫斥其干謁嚴防僕隸  
門關峻絕時臨學校講頌勿輟單行畎畝農桑樹悅  
保甲社倉隨宜施設三年報政治行首列

明銘

種德橋銘

有序

嚴嵩

介溪之水縈折而東二里經唐家村行旅往來出於  
其塗舊有橋名下介橋歲久圯涉者病焉宏治戊申

先少傅仰雲府君捐貲建造至今利之府君志行超  
美食貧而嗜義橋在今勅葬棗林祖塋之南百步嘉  
靖丙午命蕃以工力之贏重加修治橋以增勝因憶  
橋建時有塾師教先生語嵩曰此尊君之種德也時  
嵩甫九齡重其言今取以名橋勒石路隅庸識先德  
銘曰

士苟世用澤利生人嗟哉遺佚抱志靡伸隨力所及  
仗義求仁施不言功植行冥冥靈臺一點可質穹旻  
天道福善不在其身貽我後人百世其振

井開銘

嚴堯日

邑人

皇明天啓甲子分宜南門大街重修義井治鐵作闌  
銘曰天一地六水德生成仁滋義溥玉列珠明日中  
爲市衆心成城泉源沸霈井贊堅貞

鈴岡鐘記銘

蕭模

分宜鈴岡祠宜民之福繫焉宜民有禱如鐘應叩其  
顯迹之來祀典之盛亘百年猶一日也然祠宇日新  
基址愈拓皆樂善喜施無不各臻其極惟所鑄舊鐘  
其重不過千斤故其聲之發不足警居民之聽邑掾  
吏兵等六房一日同募緣及此乃相謂曰神爲是邑  
之福吾等所邀福者是鐘之作宜增其舊於是衆皆

會從如出一口召匠計之須二千金遂各捐已資以  
成其事工旣畢命予銘之銘曰鈴岡之高上極於天  
鈴岡之祠蓋亦有年蒲牢大吼其聲大至驚乎百里  
徹乎八埏宜民深省早作夜眠有災必禳有善必遷  
二聖孔昭顯化無邊叩之卽應若叩鐘然善財所施  
不忘其賢名垂久久慶及綿綿何千年代當永其傳  
後之考者覩斯銘焉

明

青詞

黃太常妹追薦青詞

正統元年十月日孝妹願貞志心皈命三境十方東

宮南極陰陽神祇等言念某托處女流痛念兄族君  
臣有義嗟職分之有虧天地不容致宗祧之弗續爰  
申丹悃敢告穹蒼下情伏傷先兄太常寺卿子澄黃  
公二神主原命是前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子時  
生享年四十有四歲不幸於壬午年六月二十五日  
在京身故骨殖未收亡兄嫂李氏二神主原命生於  
前丙午年不幸於壬午年間在京身故骨殖未收伏  
惟先兄黃公讀聖人之書早登科第授翰林之職遂  
擢太常膺寵九重揚名四海惟務盡忠於國豈期獲  
罪於天族滅宗親禍連骨肉遺腹有子處京師而弗

歸承嗣無人將第宅而貨易於以薦揚於祖考於以  
超度於弟兄特修靈寶之因普度幽冥之苦用是虔  
辦香楮以今日日告投命紫薇山上真觀道會率領  
法衆來蒞家居修崇靈寶三朝十回度人演經齋醮  
一中仰祈道力俯拔親魂事告地盟天招靈致聖敷  
禮九幽之懺文洗雪衆亡之罪垢勅天醫而完形復  
性命水母以浴質蕩瑕務白孝誠少留魂瑣微求真  
福正薦先兄子澄黃公二神主先兄嫂李氏二神主  
附度宗親旁資孤魂伏願矜憫裙釵之愚悃垂憐兄  
族之沉魂貨宅宇以修薦拔之因丐宗親早遂超生

之果盡忠報國可憐身死於幽冥以死易生俾獲名垂於竹帛幽冥普度存沒均沾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明引啟

鈐岡四亭碑引

李一誠

分宜縣之南有鈐岡融結高聳包羅四面峰巒秀偉草木森鬱中構得翠樓真勝境也逶迤而上約二三里許登覽者苦無駐足之處邑令周侯因卓泉亭接建四亭其一曰傍雲其二曰惠風其三曰得宜其四曰漱石大都木植磚瓦取之舊物不廢公帑不資編氓不踰月而功告成遊斯亭也撫景眺望奇趣在目

而妙悟自得風物稱懷而塵務頓釋仰有宇宙之大豁乎其開吾之心胸也俯有品類之盛充乎其益吾之智慮也所謂心爲之曠神爲之怡矣宜民宜人豈不同樂乎哉侯之蒞政三年諸所創建儘多此特其一耳廼爲之倡曰賢哉周侯心地優游政和民安諸建是修鈐岡四亭登者曰休山巒天秀風水益哀士民忻悅誦德永悠如飲卓泉殷望源流

鈐岡志引

李元弼

山川奇勝顯晦有時車轅馬跡之所不及則闕而弗顯及顯矣而狎之爲無甚奇則弗顯勿狎矣而表章



未能則弗顯噫山靈將無笑人哉袁爲江右與區洪  
陽鈴岡山洞之最勝也而皆屬分宜洞去治署僅一  
舍岡則環對旦夕相揖也而當塗顯者覽勝探幽殆  
無虛月乃問其志則俱寥寥洞志自觀察鄔公檄王  
司李重輯岡志自郡伯檄予創修余實奉成命部署  
其事噫兩山不遇兩公將汶汶湮沒已哉余耽幽興  
且憎世套幸邑地僻而事簡得以其間遊憇兩山自  
喻適志竊謂洪陽之窈深靜雅吾良友也鈴岡之端  
凝峻朗吾亮友也兩山皆厚余余其敢薄於兩山洞  
志旣成而余精稍弗逮因陟眺鈴岡朗誦雲出岫登  
東臯之詞泠然神動爰將和之遂移疾乞身然終不  
敢委郡伯之命而負鈴山之靈故爲之蒐輯殺青以  
告成事夫余自免得請當穩臥江臯不能有鈴岡矣  
郡伯公才望峻隆又將爲高遷遠舉亦且不能有鈴  
岡矣惟茲志旣成時與洞志俱置案頭庶幾旦夕得  
左右兩山乎是鈴岡藉郡伯以顯而余亦得藉郡伯  
以謝兩山也是余之幸也夫是余之幸也夫

明碑

贈少傅嚴公墓碑

張邦奇

公諱淮字伯川袁州分宜人少讀書有用世志弗就

少傅公生數歲輒靈異驚人公曰其成吾志乎躬自督課不較寒暑延經師屬生徒隆禮而優餼之異書厚直購之至傾其貲弗計鄉人羣驩以爲狂忌者或計散其徒以撓敗之而公意益堅嘗扁其樓曰仰雲蓋取間適自况而以澤物望諸後云公嘗云世人務殖田以遺子孫吾惟一經由今觀之公之所遺與世果孰多耶天性孝義居恒述古孝義事以風子孫多行善事而口不言及卒遠方遊客寒士泣造墓下瞻禮而去日相續由是人始知公有隱德多矣

皇清碑

秦龍母墓碑

悅城原本

母温氏漢封程溪夫人唐封永安夫人又封永寧夫人宋封永濟夫人加封靈濟崇福聖妃明封程溪龍母崇福聖妃又封護國通天永濟顯德龍母娘娘生於秦神於漢唐宋而封號極於元明故其時咸知尊戴而云然良有說也龍母之先粵西藤縣人也父姓温字元瑞宦遊兩粵娶悅城梁氏遂家焉生女三龍母居其次生於楚懷王辛未年五月初八日即髮生滿尺容復瑰瑋稍長遂以利濟萬物爲念每宴坐時與人語即以水旱荒凶輒有所驗當時謂爲神女

而龍母多疾病旬日不食面無改色尤善女工一日  
浣沙於江上得一卵大如斗其光四射携歸護惜生  
五物撫愛其形放之水能取魚龍母常往觀之龍母  
因治魚揮尾遂去數年乃還頭角崢嶸身皆鱗甲文  
五色見者駭異龍母曰吾子其猶龍乎郡守奇其事  
時秦始皇三十六年春遣使以黃金白璧聘之望而  
就道舟至始安郡龍引舟還悅城使者復督舟行龍  
復引舟者屢還家仍以放生濟物爲樂又性善養白  
鹿農人惡其傷稼龍母斷其二足放之南麓一日因  
觀鹿渡江舟覆而溺詰朝龍母歸從者甚衆羣從者  
曰予從見曹姑來耳越明年以疾終遂有王秀生乘  
一葦至如執親喪禮畢見已築墓於南岸青旗山天  
忽一夕於烈風暴雨中恍若鼓樂聲號者卽移龍母  
墓於北岸黃旗山內遠近靡不神之遂立廟於墓左  
按此碑與唐盧子發昌山廟記亦大概相同而此  
較詳焉於唐宋明封號歷歷可稽則更補盧施二  
記之所未及者也

明墓誌銘

謚忠愍太常寺卿黃公墓誌銘 劉璉

黃公諱湜字子澄以貢生登洪武十八年進士第一

唱名時太祖問公幾歲曰三十四問何年不能對乃更第三命伴讀東宮建文初輔政言藩王權重必爲國患燕尤甚豫宜削制庚辰七月季李景隆僨事慟哭乞誅之不聽國事日謬於是奉密詔率夫人許氏及四子珪王潤澤由洞庭微服至蘇州與知府姚善倡義勤王善乃印造黃冊編公子籍珪爲道士更名立微守公譜籍王爲里正更名彥修守公室家約書同死國事時歲壬午江西族人羅織殆盡購公益急太倉武士湯華縛公詣南京上將釋用之屢挫不屈稱殿下左右呵之曰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貴不知

殿下卽寶位若用臣是不欲以綱常治天下乎上解顏曰聞卿博學善書不比方孝孺執迷短見朕將悉釋若罪公曰經史柔翰治世所用亂世將安用耶况富貴瞬息何足輕重殿下向來悖謬不可爲訓恐子孫有效尤起無足怪者上變色曰此天命所在聞汝欲借兵勝我果有之乎曰皇祖起義兵定天下殿下勇力冠世托東北大藩永衛王室而反內噬若臣內攻與殿下逆謀何異上曰朕亦不以此罪人汝以魏徵趙普爲不足學則迂愚矣全引江西所錄罪人從子文福富遠輩六十五人妻族外親三百八十八人齊

至哀號大慟上謂曰朕知汝必不爲我用當認何罪  
責書於紙曰湜爲先帝文臣不職諫削藩權不早以  
成此凶殘後嗣慎不足法上命截其手曰汝雖不入  
島夷足跡已至海上復命截其足族人無大小出江  
西者皆斬之獨彥修爲崑山音語充解送役收骸骨  
從江中夜歸藏焦山數年會漢王高煦謀危宗社上  
乃追思公言削漢護衛徙居安樂州謂侍臣曰卿等  
謀國勿以黃子澄臨刑之言爲諱今甚悔之於是路  
防稍弛可行欲葬江陰君山黃歇墓側守墓者不容  
歷常熟皆不可至洪熙元年七月十三日葬馬鞍山  
之陽公被難時年四十四天下冤之今公論稍明是  
應有銘銘曰 天生忠臣孝之力天植綱常死之力天  
佑眷屬友之力天護骸骨子之力死而不忘君之力  
百世風芳山之力藏銘於中萬年出

主事宋公墓誌銘

鄒元標

萬歷丁丑春上親臨軒策士維時待對者三百有奇  
獨分宜宋君稱旨閣臣張蒲州得君策奇而置第一  
業讀卷忽以後三人前列君遂首二甲蓋當時江陵  
陰爲子地故事當讀書中秘不開館授儀部郎乃授  
君刑部四川司主事人以君侘傺無聊予試政雲司

間過君觀君手抄爰書句比字櫛如蠅頭然私器君遠大不欣戚目前未幾予譴去君移病臥鈴岡山房越歲出補工部營繕司專管京倉竹頭木屑必親以過瘁得疾卒予與君同癸酉鄉試丁丑同出座主今少宰山陰朱先生門牆先生得君卷絕愛之中會試高等君卒先生捐俸助君櫬歸今歲時聞問如君存日先生可謂德厚君爲人可知矣君才宕蕩性和易內無柴柵外無畛域下筆如注儀狀修偉衆方以鴻碩卜君廼遽止此命也夫丁丑諸大臣侍內廷讀卷方讀時宜黃貞襄譚公與諸大臣語首卷必更旋果

更衆問故貞襄曰天風從北方起諸大臣後深服譚公豈非有天握其樞者王太倉私語人曰宋君之不魁也蓋江陵執卷問太倉曰此何地人王曰必西江而江陵不然及開卷江陵面赤而君遂扼雖然彼人存亡有不以科名重輕者卽君掇鼎甲亦不過一時浮榮然年不竟其所施竟同歸於盡劉蕢之不第也今五尺童子能言之寧如當時第者人不知其姓名他日過宜陽道旁觀君宿草憐才之悲今古有同情矣君名希堯字淑中號欽所生壬子年正月沒辛巳年十月以萬歷戊戌年十一月廿一日葬邑西楊江

入府縣學鄉賢崇祀君之先世由吉水洪洞遷於分宜遂家焉祖中禧父德封主事母彭氏妻袁氏封孺人子承訓邑庠沒時承訓年方十一今如老成人過予乞銘予試二目才思秀爽君未竟之緒其有託乎君可瞑矣銘曰 夫科名以人重耶而人不以科名榮嗟淑中乎得也何重失也何輕彼阨君今安在哉而予銘以慰淑中於九京

河南道御史李公墓誌銘

彭禮

鈐陽雙峯李公世家袁之分宜雙源生二十九年而舉於鄉又十有三年而登甲科知海鹽縣事甫六稔推陞河南道御史遂致仕而歸又二十八年而卒實正德戊辰正月朔也其冢子公信任陝西莊浪衛經歷聞喪而奔歸卜以己巳閏九月吉日葬於其里南岸仙人現掌形以余公同年契友也具狀匍匐來請銘嗚呼公之性行履歷吾習知之傳公之善亦分也况重以賢子懇懇耶謹序而銘之公姓李諱雲字載章號雙峯本唐西平王後西平子曰憲任江西觀察使兼嶺南節度使封隴西公薨於署長子游刺史袁州奉勅葬公於鈐西紅花仰子孫遂家焉厥孫稔官承務郎稔之孫曰安期官杭州別駕以致仕歸縱步

邑南四十里許曰雙源環視山水甚奇之獨家雙源  
卽公基祖也曾祖諱子煥建德縣令祖諱資正鄉飲  
大賓考嗣憲人稱長者妣板陂曾氏公生五歲新正  
隨里童嬉於寶雲寺學究偶曰初三上寶雲公應聲  
曰十五朝金闕人驚異之號奇童暨長力就學達官  
賢士一見試之稱賞不輟自是益加憤勵初肄春秋  
天順己卯改書經領鄉薦已而連不得志於春官者  
十餘載迄成化壬辰始登進士第賜暫歸鄉逾年還  
朝授知浙江海鹽縣事抵任舉格言自誓曰吾無逾  
人者惟守六字以居官六字之中謹守其二而已六

字云者公生明廉生威也一日郊行一婦哭問之曰  
牛觸殺子公曰牛當脯婦曰春事方殷不忍殺明日  
里人牒報牛自投井死矣子公信隨之任遣歸應試  
舟發戒之曰境內曠遺慎勿受舟次荒濱二鼓果有  
以白金十斤納衽席間識其名而去公信得追之弗  
及乃仍其封白之嘉興府尹陳公瑞卿採給其主喜  
曰翁在任有青天之謠子在途敦暮夜之卻一謹三  
事一畏四知賢哉父子民有沈荒苟者伴侶殺人沈  
實不知執法者以同謀論罪倉官周廣貯糧浥糜責  
償不原二人者程梈三年逮死公力辨釋之沿海氓



死露骨不葬公曰有司過也悉爲之掩孀婦一子虧  
鹽課計無所出母子相向期死公曰貧而負課豈得  
已哉况二命戕則一門遂泯不傷天地之和乎乃計  
處代爲之償獲俱全其他興農桑舉學校發廩賑饑  
之類未嘗不申請留難不下者則不待報而行曰此  
分內事也何避嫌之有緣是德政洋溢上徹九重特  
召爲河南道御史尋以剛勁忤當道乃乞歸疏上輒  
允喜曰吾志遂矣吾焉能效人齷齪軟媚而以取祿  
位耶歸則盤桓故舊徜徉山水部使非年契不見守  
令非鄉飲不謁沒然自足飄飄乎若出塵想而忘世

味也兄弟五人其一庶出公視之如母弟然配安城  
濠源蕭氏考功員外郎繼伯公之長女茨溪劉叅議  
纘與予兄郎中彥充皆友壻也側室劉氏子五長卽  
公信由陝西莊浪衛經歷陞今職清苦狷介所至  
有聲次公儀宜章知縣綽有治才次公偉國學生授  
散官次公傑大學生考選縣丞次公儆邑庠生女一  
適袁珏孫男十一孫女八曾孫二公生宣德辛亥十  
二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七嗚呼公今已矣同年  
同志寥寥殆盡悲夫公襟懷軒豁議論英發傾倒若  
江河而字音不一涉吳楚故自遊里塾進邑庠育肖

監以至蒞縣立朝凡在稠人廣坐之中未嘗不露頭  
角悚觀聽論者謂鈐南山水之秀秘久不廢宜其發  
而鍾於人者有如此夫况其出其處挺挺自拔益可  
徵哉

銘曰道以濟時淹兩經而獻形埤道與時忤不六稔  
而投簪組進也何漸退也何勇所遵者道所學者孔  
身居內臺孰曰官卑仁而濟物高位奚爲雙峯奕奕  
雙溪盈盈伊公之風山高水清

刑部侍郎張公墓誌銘

朱允恭

邑人

歲壬辰夏通家子士儀同姪祖植等將葬其先公大  
司寇資書詣予允恭請銘墓隧詞甚懇恭自揣菲微  
髦朽何能揚挖鉅公然恭弱冠卽蒙公知契忝諸郎  
講習十餘春秋金蘭結好朝夕論心謹服之無斁繼  
公歷仕登朝崇勲巍節彰彰寰宇而恭志之尤悉其  
何敢辭按公諱承詔字獻可號篤棗鈐陽世族曾祖  
則恭曾祖妣夏氏祖諱鱗贈正議大夫祖妣劉氏贈  
淑人父秋芳累贈通議大夫南京通政使司母胡氏  
累贈淑人公生而奇穎讀書一目數行輒覽無遺踰  
冠舉萬歷丁酉鄉薦值丁父封公喪隨丁母淑人喪  
又丁大母淑人喪至萬歷己未登進士第授南京蘇

州府司理蘇固巖郡俗侈喜讞訟好雌黃先時理吳者鮮克自免公秉心塞淵運以精明貞固聲色不動而民瘼洞如觀火吏胥凜若履冰獄訟蝟毛片言立折卽伏辜者咸心懼爲神至於事上官惟敬待鄉達惟誠至欲徇以非法之情秋毫不假却饋遺獨贖緩惟飲惠泉一水而已攝符大倉嘉定所至仁明廉恕當路有至清不作清想高才不露才鋒之評輿論稱爲實錄辛酉充南闈同考秩滿奏最璽書贈父文林郎母妻皆孺人甲子行取離任吳人攀轅號泣追送維揚千里外者數百人乙丑至京時魏璫擅權荼毒

善類如楊左周熊諸正人慘遭羅織公晤當事爲之籲天璫怒欲中公不測以公孤立貞標無疵可摘輒捏旨以禮部主事還家候取公歸里三年惟親圖史課子孫不復問升沉事矣魏璫敗崇正戊辰取授戶科給事中冊封珉府轉吏科右給事禮科左給事庚午典試山東陞工部都給事公五載諫垣矢心論列謀議敷陳洞切時弊如固邊防清吏治飭學政禦流寇條軍漕蘇煩賦奉使經涉所目必繪鄭俠之圖而絕倖慝之氣先帝亦諫行言聽膏澤淪敷卽如遼餉一節當事議計稅派科江右賦額袁郡最重公極疏

陳請始從未減合府至今誦德不衰督修光廟功成  
賜白金文綺寶鈔御筵陞南京大常寺卿簿廳循例  
以直廳金百進公峻却之陞南京通政使司先是宦  
南者多嬉遊宴樂有晉江左風公憂勤益甚憤皇陵  
之被燬慮留都之疎防痛哭陳詞忠貫天日戊寅以  
三品考滿贈父祖如其官祖母母妻皆贈封淑人蔭  
一子士元監學遷刑部右侍郎未任遷刑部左侍郎  
拜疏控辭温旨敦勉就任中外颯颯咸望公鼎臺元  
輔樹績伊周且以公去就卜國安危無何而逆璫之  
獄起矣始於鄧希詔之造奸成於梁四之潛構事下

法司奉命會審奸狀畢露合疏且奏矣繼復命東廠  
王之心同衛司覆審王璫護黨盛氣酷刑必欲易詞  
翻案且懾諸司以禍福公曰吾法官知有法耳苟去  
大奸安社稷雖死何憾璫心懷怒又近時媚態凡廠  
衛諸法司會讞次日司官必詣廠謝步公曰上命耳  
何謝爲時刑部尚書以事去任公遂毅然首名具疏  
確執前詞竟以忤旨冠帶閒住矣公性温厚平坦而  
正大端嚴與之處若飲醇及臨大體決大機銛若干  
將峙如山嶽其居鄉絕城府時與閭里應酬往來慶  
弔必親步履其居家必友愛敦睦課子訓孫約束儻

僕不巖而肅當其連遭三喪痛毀骨立幾不欲生比及歸里年幾髦矣猶歲營先塋伏臘忌辰哀號竟日庶幾終身之慕云其居官略不沽名而所在謳誦吳郡大倉嘉定有合祠有特祠有五賢祠繼南都又欲立祠公力辭而止其取士南閩則方國孺山東則來儀左懋第或亢節死難或力戰捐軀衣鉢之傳不獨文章擅藻兩間正氣盡屬門牆公生平矢志惟忠惟孝卽投閒以逮易簣時時以君恩未報爲念假令棟梁不撤屹然磐石惟宗矣豈非天平公生隆慶壬申年四月十一日卯時享年七十以崇正十四年辛巳

八月十三日無疾而終公論咸惜合詞上請列祀鄉賢公實允稱也已元配邑南雙溪李氏 封淑人前兩封孺人生男五長士元貢生恩蔭國學生娶邑北彭氏次士達貢生娶邑北楊橋黃氏三士宏國學生娶邑南雙源李氏四士毅貢生娶湖廣喻氏五士會郡庠生娶城西李氏京娶朱氏生男士儀邑庠生娶邑北左都御史鍾諱烱長女李淑人生女三一適邑北巖堯日子廩生雲開一適彭大科子貢生一煌一適庠生郭際昇孫男十二長祖植郡廩生娶邑南歐陽氏次祖德年十五歲中崇正癸酉第十五名鄉薦

娶宜春橫塘袁氏三祖繩郡廩生娶新喻施氏四祖  
衡邑庠生娶袁氏五祖綬邑庠生娶邑北鍾氏六祖  
貽郡庠生娶楊橋黃氏七祖衍娶邑南李氏八祖齡  
邑庠生娶邑西鍾氏九祖祺邑庠生娶邑西鍾氏孝  
孫慈孫一陽俱年幼孫女菊秀適郡庠生彭大麻孫  
女蘭秀適邑南朱允恭子廩生祚開孫女蔡娥適萍  
邑庠生吳文升曾孫男恩孫俊珠龍孫蟠孫燕孫泰  
孫慶孫自公沒迨今垂十二年初以卜壤未定至是  
以七月念三日葬邑南祖圩黃土潭祔父芳所公之  
右恭不辭謗陋敘次其概涕泣而繫以銘銘曰

天生碩人維邦之祐出處存沒式關國祚有偉張公卓  
越今古璞玉渾金泰山喬木發硎憲署南國稱神瑣  
闔晉陟謨畫縷陳防微剔蠹披瀝血誠棘闈載典衣  
鉢忠貞捐軀殉國炯炯三星薦歷銀臺特任秋卿四  
朝著碩八座股肱始終一節蹇蹇葵傾惟讞大獄不  
憚披鱗投簪歸里倦倦君親永言孝思孺慕終身國  
恩矢報易簣靡寧天不憖遺魯邦泣麟大星旣隕日  
月失明公志未伸公德不泯刻祠尸祝俎豆維馨留  
餘昌後蟄蟄繩繩佳城蒼鬱毓秀鍾靈公之芳徽匪  
筆能罄聊摹大概勒茲貞珉

處士張芳所墓誌銘

劉克勤

余往以季官分丁酉江以西校所得雋皆真豫章材  
尤獨偉視分宜張子獻可氏年最富而其文與人皆  
深中養盛意必夙閑庭督者也予時已意處士君之  
爲人矣處士愛護獻可氏時如在襁比載上公車與  
俱抵南浦歸未幾不疾而終訃音尾獻可氏入都門  
倉皇南轅晨夕哀號廢水漿屢日楚動路人差幸不  
滅性予時聞而悲之今乃得以歲月之無害奉藏先  
兆而匍匐千里持狀乞銘於予予誠黯不文然感獻  
可氏之憾容懇志誼無以不文謝也按狀處士秋芳

諱廷桂號芳所系自曲江文獻十三世祖九龍由臨  
峽江卜居鈴陽治西二里可遂家焉國初草昧家爲  
千夫長戍守有功再傳爲才英英生子貴貴生瑀起  
明經爲藩幕監戡徭伐當殊擢不待奏報而歸已授  
秩終不卽時論高之瑀生俊俊生國器國器生則恭  
則恭生鱗代有潛德至鱗尤好行善通諸典故喜施  
與多奇節生三子處士其督也處士生有遠志沉酣  
大業學成乃補諸生而念二弟並殤獨身事尊人竭  
力効膝前懼父有疾走數百里外覓良醫藥方冀以  
身代禱卒不起哀毀骨立居喪行古人道如儀禮父

逝方卽家事會大父母塋兆成塚乘豪家塚豪故不  
遺分土無如何意處士不更易與崇其封鬣謀爲不  
利處士奮身與之爭力敵強禦氣不可奪豪理屈卒  
交驩焉已乃爲父營一抔形家十年穀加以厚值乃  
得吉以葬而塋左卽里中某甲子祖塋某固羸子負  
官鏹不貲計以祖塋市有力者規之券且合處士立  
呼數之曰使吾翁不比而翁者吾聽而之所爲且誠  
不擬負人錢其身此大辜也數負齒盡代償不責券  
里子感泣去復以盟矢無有他虞抵今蓋松楸相庇  
瞻掃如一家矣父旣見背乃厚奉養母滌澆甘脆晨

暮備致每撫節物必率婦子若童男女孫羅伏膝下  
跪奉觴豆更命爲壽取孩穉笑語道懽或遇小疾必  
躬調藥餌夜分常十起衣履不解盡康乃罷蓋處士  
性至孝居常念王父早世不畢鍾釜驩歲時伏臘愀  
然泣若先是祝融爲虐宇舍湫隘終王父身以基劣  
不就營構處士乃拮据改闢刊山取材室成堪聚族  
乃復念此王父苦心爲計我茲食清逸疑若側身無  
地者其痛念歛歔數如此初席先人田廬足可爲生  
加以勤勞自約綸綸井井漸見豐殖矣而篤行其德  
見道丐僵仆買棺瘞之貧窶無告捐貲爲贍曰吾先



世皆忠厚傳家尤急貧好施吾用承先也身既豐殖  
被服無華厚而督成子獻可氏不愛脩脯之費敦延  
博聞有道月凡九課文菘必取塾師評騭中提命之  
冗不爲輟獻可氏童齒補博士弟子員旋輒踞有司  
高等皆弗爲色喜比登賢書乃奉觴母前曰吾家三  
世儒孺子今在桂籍庶幾無賈墜公車罷歸更相慰  
藉葢殷殷良有許也獻可氏之啣哀深慟其固然處  
士生平尤篤友誼所遊處白首無纖郟緩急必赴嘗  
自言朋友在五倫晚世面交大非古道予自信于此  
蓋無媿云惟朋輩亦以爲然大都處士孝友慈愛根  
於天性而伉直不阿事依夫理不受回奪向人溫溫  
而無熾趨曲媚其過獻可氏極憐愛矣而動繩諸禮  
燕私無媒容雖在儔耦中心所未安欲有所諷諭不  
敢以躡附進其心事明白情貌慤慤則夙修也嗟呼  
此大雅君子醇備六行以風摩儕俗將儼然章服寵  
命史氏摭其行誼揚列彤廷焯潛闡幽降綸音而褒  
美之今且敘致泉壤稱實錄哉獻可氏之啣哀深慟  
其固然

銘曰崇岡西折秀水東洄佳氣所結鬱其崔巍匪川  
原之結惟德實培人瑞旣開厥福輻輳遙遙文憲維

肇斯基令裔重熾公斯勤斯方畝之田三世象賢贈  
章有耀是為張公之阡

皇清 墓誌銘

倉場總督歐陽公墓誌銘

彭元瑞

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九日

予告內閣侍讀學士歐陽公卒於家越一年其孤權等將  
卜葬公寓書於余徵銘余不敏文章不足取重然於  
公為鄉人親炙其懿行悉公之立身行世與夫立朝  
始末為詳是不敢以固陋辭公諱瑾字可懷號予石  
分宜人系出唐宜春令殊公官而家焉歷宋元明為

望族世有清德顯望與廬陵相頡頏公性最慧少恭  
謹不事嬉戲惟刻勵學問文章領雍正壬子鄉薦登  
癸丑進士授兵部主事繼為刑部主事監督大通橋  
務時始用車運舊制通惠河官置運船十載一發帑  
治之吏一日呈五千金請置私署云此葺船費領之  
戶部中有贏工成計覈官吏並分其餘公叱曰吏作  
奸監督且察治之况又官侵乎即封入外庫計簿具  
實兼慎車運禁侵削調劑貧役均勞苦悉罷所不便  
轉輸者咸相慶遷員外郎逾三月又遷郎中以京察  
擢御史時諫官率摭拾故事請增損無關實政獨公

所陳深達大體時見施行其留

中不勅部議者世莫得聞公爲人廉潔自刻無所趨避事  
上以不欺爲忠嘗曰御史位不隆然爲朝廷耳目盡匪躬  
之節唯恐不稱何敢一日自暇逸故在諫垣獨有聲  
遷奉天府丞學政攝尹事權國子祭酒歷太常寺大  
理寺大僕寺卿遂授順天府尹

京輔稱難治又其時勦金川徵東三省兵會京師陸續  
撥遣軍事旁午人謂益瘁而公能以餘力省民事無  
留滯之牘盜訟寧息民仰其惠旋擢總督倉場侍郎  
公受

聖主特達之知叨荷

寵榮念

天庾重寄凡利弊所關靡不悉心體察以圖報効俄而改  
補內閣侍讀學士出入

黃閣贊畫謨猷多所補裨金川平

遣使分祭天下山川陵寢公奉

命祭河南湖廣道祭告禮成上書請老乃許致仕公自布  
衣爲卿貳歷官垂五十年謹而有法視其外如泊然  
而峻整有節概

上深嘉其敬慎所得

恩賚之典於諸臣獨隆少既好學肆力經史貫穿百家尤於天人之理研之數十年謂世儒言性命皆獵取陳腐支離穿鑿於理益晦因著三才本說生平善以詞章相士所甄拔者皆一時名彥人咸欽其明公在奉天久及還京師余謂於邸第言論政事文章必本於誠無所飾曰世之所謂能者大抵言過其實其所著論未嘗不踔厲風發其中無有也余嘗終身誦之後余出視學江浙公亦尋致仕遂不克見公持身儉約而性喜施與當居母喪值歲饑請於父以所儲粟貸鄉里且自遠方致粟悉散之市價以平一方賴安全

焉自致仕歸跡不入城市於所居東偏構室數楹庋所藏異書籍燕息其中庭有巨樟數十株鷺巢其上自號清鷺居士享年七十有二曾祖歲貢生南城訓導諱光緝祖庠生諱徹 贈通議大夫奉天府丞考郡增生諱鏡 封朝議大夫江南道監察御史

晉贈通議大夫奉天府丞妣宋氏 封宜人 晉贈

淑人娶王氏 封淑人子男六權大學生忻庠生

恪大學生愛議敘縣丞悟庠生愷幼女一適高安縣庠生吳德星其子權等以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葬公於九都裡舊之原犀牛望月形祔封翁墓左甲

寅向銘曰

公於永叔越數百載一其道德符其文采公爲諫臣  
時政無秕公尹京兆岳牧是師霖雨鹽梅天下望之  
公老乞閒未竟其施諸儒說理扣槃捫燭得公之旨  
如撤重幄生備其榮歿永其傳迢迢廬陵相爲後先  
鈴山之陽秀水之湄神所據依銘之於幽萬世之詒

直隸開州牧嚴公墓誌銘

錢陳羣

同年友嚴君與余交數十年如一日君官畿輔時余  
視學循行稔君治狀余役滿還京君以公事往來京  
師間詣余邸第一日天大雪留飲賓主各微醉戲曰

我兩人年相若也它日孰後死當誌墓君曰侍郎文  
名曰盛書勁秀理宜大壽又爲舊史官其受吾拜於  
是大笑辭去又數年壬申余猝遘沉疴蒙

恩命兒子汝誠侍還鄉里其明年癸酉君沒於開州官舍  
予舊疾旣瘳後患疽呻吟床第君子秉圭秉璪以狀  
請誌未應亦不辭余自知病起有日也家人見余臥  
病取架上求爲文者槩置字盍不復設已而病愈遣  
人過江詣秉璪索君行狀乃得爲君誌焉君諱宗嘉  
字二猷號孚亭始祖季津公自閩遷江右袁州府分  
宜縣傳十世至方伯公諱孟衡始顯爲袁右族又傳

十世至君代有懿行君王父母父母皆以君弟宗詰  
官二千石貴

馳贈誥贈如其官君幼誠樸舉止端重稍長後先居母喪  
哀毀如成人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與弟宗詰各以志  
業相尚居贈公喪盡禮盡哀甲午舉於鄉計偕未售  
喜怒不形高安相國朱文端公愛其文尤敬其品

淳邸聞其賢延課世子誦讀之餘惟以制節謹度相  
勉勵益加敬焉初任楚中署武昌府屬之咸寧復署  
沔陽多異政以拂署督意咨部歸原注銓選雍正七  
年補授直隸高陽縣明年兼攝祁州君整理無毫髮

遺悞如猪龍河建橋利濟謁靈祠禱雨州邑後先霑  
足每秋雨堤決捐貲堵禦復築月堤以護至今便之  
甲寅調玉田下車後密捕巨盜海潮置於法毗連數  
邑民得安枕丁高大恭人艱君銜哀奔歸制府李公  
以薊運還鄉兩河堤決淹邨落數百堵禦工急非君  
不可君以事關民命乘小舟歷各鄉水急風大幾覆  
溺者數四賑撫有方貧難得活又玉田處薊州下游  
舊有丈二窩堤薊民桀黠者謀毀之監司將主異議  
君力持不可曰是以隣爲壑也卒寢其事玉民書之  
石尋遷薊州牧改延慶乙丑秋州屬被旱災者百三

十餘村君酌其輕重運粟撫卹大吏稱善每遇旱潦  
往往諮君所定章程仿而行之輒效調開州未得代  
時以金川小醜蠢動奉

旨調船廠等處滿兵赴川進勦檄君赴良鄉辦理經畫  
周詳軍實無悞而民無騁騷之苦時有倡爲椎牛饗  
士者君曰此所以待有功也凱旋時用之今方出兵  
勞以酒食足矣若援此例則沿途費耕牛萬計不可  
不慎衆皆悟議遂已君持論得大體類此州境隣豫  
辛未秋七月陽武河決受水者五百餘卹廬舍多無  
存者甚或巢樹以避君立輸金錢米粟僱四十餘舟

遊役徃拯全活數千人又協辦阜城新安涿州順義  
差務無不井井在畿輔二十五年歷治州邑十五六  
所至民安旣去民思持身清潔待人不設城府誠意  
感孚人咸歸其長者位雖未顯而功績著於三輔沒  
後數年部民懷德多祀其威儀鄉人族子過君所部  
境境民詢知之有延入其家追思舊澤至流涕者配  
林氏繼梁氏俱 贈封宜人子三長秉圭附監生林  
宜人出次秉珠由巡檢歷陞知州次秉璋邑附生先  
卒俱梁宜人出女子一適附貢生彭柱台孫男七長  
思濬乾隆丁丑進士任廣東靈山知縣次思澄思嶺

思淫思濤思瀚錫齡孫女五人曾孫四升恒升桓升  
宣升峘曾孫女三元孫一擇於乾隆癸巳十二月二  
十五日子秉圭秉瑜卜葬於本鄉章陸梳粧臺之原  
銘曰

君之孝友曾閱是期君之慈惠召杜兼之政在理人  
親民乃見行在門內外亦罔間人亦有言誌墓者諛  
我儀圖之惟君不誣老友作銘有諾在昔子孫守之  
用壽斯石

楊師游墓誌銘

袁芳松

分宜右侯楊公篤行君子也歲在癸丑余禮闈報罷  
留館都門公肄業成均儻居密邇文酒過從甚相得  
也既而公簡發粵西余亦拜舍人之

命迹疏者十餘年越戊辰先大夫就試南宮公服闋來謁

選兩人昕夕聚處雅稱莫逆因以其女孫字余仲子

於是遂爲婚姻未幾余奉諱南下公亦旋請急歸及

余還補部曹承乏西臺而公訃音至矣嗚呼士之學

通一經名成一藝其拾青紫取將相者何可勝道篤

行如公才足以致用而困於有司力足以兼濟而屈

於一官德足以式鄉國而遽以疾終而余旣辱知交

又屬爲公後進憶先子存日每冀異時得請就養公



宦成歸休兩老人舟車往返樂數曩昔余得率諸子歡侍履綯以追洛下耆英故事方永以爲好也而今何如哉公既喪之四年公之孤梁材霖材郵示行狀以誌銘見屬余愧不能文恐不足爲公重念知公者莫余若遂不敢固辭按狀公諱師游字範淳右侯其號也先世爲吉水人系出宋寶謨學士誠齋先生之後其遷於分宜則自沅州牧景公贅居防里歐陽氏始是爲澁塘別子家世以詩禮傳四傳至公會祖明經俊章公三中副車試卽冠其曹偶大父桂爲名諸生考諱邦吉年十三餼於庠未三十而卒以公貴

勅贈如公官妣王氏以節孝旌於

朝封太孺人

贈公舉丈夫子三公其叔子也當

贈公沒時公甫六齡哀毀如成人稍長與諸昆季讀書一室式好無尤遂先後注仕籍事太孺人咸以孝聞歲授徒里中束脩之人率以奉旨甘弟子著錄者數十人

憲皇帝御極之元年公舉拔萃科

朝考列一等

先帝臨雍拜荷囊白金之

賜其簡發粵西也寔

憲皇帝之十有二年是時滇黔楚越皆奉有改土歸流之

旨公所任龍門司新畫於宜山之縣治獠獠雜居地險而俗

悍公宣揚

聖化德威並濟民賴以安既攝宜事旋擢樂平令行有日

矣值官軍進勦叛人白土藍明適當縣治受代者病

不能任事大吏交器重公遂便宜檄令視事且以改

調請得

旨如所奏遂爲真時軍興旁午羽檄紛馳公卽日籌辦凡

一切芻蕘糗糧之需皆先期部署兵過而民不知及

罪人斯得俘獲千餘人皆就縣獄公念其脅從無知

酌其情罪量爲請宥計矜釋者數百人從末減者七

十餘案雖虞詡之治朝歌龔遂之化渤海豈足多哉

縣轄土司三巡司三前令此者才不能及遠或利其

陋規故多玩而生奸公夙以嚴明見憚復示以威信

却其饋遺又請於白土增置巡司隸於縣以資彈壓

故至今號稱易治焉其居太孺人之憂喪葬盡禮咸

稟命於伯子哭泣之哀一如孺子時也

皇上卽位之十有三年戊辰武進缺縣令制府以請公適

需次

京邸遂奉

詔往其次年改婁縣令二邑皆江左劇地里多仕宦公毫  
不以私徇所至稱治婁之士豪尤橫於鄉里人輒號  
爲獺皮有爲會於郊外者或攜幼女往觀土豪思詐  
而取其財公廉得其實爲痛懲土豪而昭雪其父女  
一邑稱快頌爲楊佛其得民心類如此至若治水龍  
以防西瀛里之火正疆界以息孟瀆河之爭重農桑  
除奸蠹治橋梁興利捍患總不殊任宜山時也嗣因  
郵政小悞吏議鐫級得

旨仍予原官歸里待銓遂以甲戌八月望巳時卒於家距  
其生康熙癸酉四月二十八日子時享年六十有二  
名位未彰天不憖遺弗獲竟其設施吁其可哀也已  
公博學工文歷有治績美言懿行具見行狀不件繫  
錄數事以備史官采擇畧誌本末因以愧世之不孝  
友而莠視其民者也元配郭太君名家子也稱賢內  
助例得

封孺人子四長梁材余姻也次霖材皆郡邑弟子員次楫  
材蘇材能世其家學女一適士人孫五人曰灼曰耀  
曰燮曰瑩曰熙孫女六人其字余子者公次女孫也  
茲於年月日時卜葬於阡首趾爰系以銘銘曰

鈴山之陽澁塘里山蒼蒼兮水瀾瀾鬱蔥佳城誰所  
藏楊公右侯古循吏活千人者子孫封亘千萬歲神  
依此

司馬張公墓誌銘

朱鳳英

公姓張氏諱世棟字瞻雲號松亭世居分宜城西衣  
錦坊里王父諱祖政郡廩生父諱天嘏任廬陵司訓  
俱以公貴

誥贈奉政大夫如其官公由廩貢出力營田議敘以知州  
應陞注銓守部待選保題引

見授差興平倉監督凡再任仍兼理本裕倉事雍正壬子  
丁母藍宜人艱癸丑父司訓公卒於任乙卯服闋赴  
補授江南常州府海防司馬委任寶蘇局監督公負  
經濟才治繁理劇隨試輒效同列中無不交讓其能  
負氣骯髒雅不樂與俗委蛇任常三載遽解組謝歸  
常人士臥攀無及爲碑去思以志遺愛具見莊觀察  
記文生平慷慨好義援赴人如不及讀書淹洽善持  
論尤具人倫鑒所獎拔多爲名士位不耐施終老林  
泉遠近聞而扼腕若公者蓋巍然鉅公長者風矣配  
宜人嚴氏邑庠生嚴公諱肅女生子興泰國學生前  
卒以同懷弟候選縣丞世均公長子尚錕爲嗣女二

長適已酉科舉人嚴公諱宗吉長子秉珽次適宜邑  
邑庠生陳公諱默昌長子邑廩生希城孫文選文選  
繼興泰後孫女一適奉天府府丞歐陽公名瑾次子  
邑庠生上忻公生於康熙甲戌年十月初十日卯時  
卒於乾隆庚午年十二月初三日亥時以今丙子年  
閏九月二十六日祔葬於仰山龍形祖妣趙宜人塋  
側戌山辰向兼乾巽爲穴予與公稔相知又男承勳  
與嗣君尚錕同舉優貢嗣君求銘於予予曷可辭銘  
曰

人壽幾何如川之逝白楊悲風扶桑移晷窆茲幽宮  
先靈密邇朱戶相望令聞不已是曰仰山千年仰止

襄陽太守楊公墓誌銘

黃步堂

嘉慶十七年三月楊公滄石以疾卒於襄陽太守任  
所其子福豫等旣扶柩歸里適予新啟義學課邑生  
徒福豫以其業來就課予奇賞之而信家學淵源之  
有所自也茲福豫具公狀以公葬有期來乞銘予弗  
敢辭按狀公姓楊氏諱曰鯤字啟南號滄石世居分  
宜八都逢塘曾祖諱邦吉邑廩生

勅贈文林郎祖諱師游拔貢生歷廣西宜山江蘇婁縣知縣  
勅授文林郎以公官主事

分宜縣志卷三一

藝文志

宋序

文標集序

童宗說



子發諱肇姓盧氏文標鄉人子發字也唐武宗會昌三年以詞賦魁天下仕至集賢院學士歙州刺史歿後三百年郡人許畏集其遺文僅百篇目曰文標集傳筆日久序存而集亡文粹所載海潮賦漢隄詩新興寺碑銘上王僕射書四篇而已其餘如通屈賦注大統賦志在藝文者學亦罕見之自建中靖康辛

已迄紹興庚辰又六十年矣會建安邵公來守是邦  
崇鄉化以厚風俗謂宗說蒐綴闕文子職也既授以  
雲臺編廣其傳又禱求子發遺書得古律詩二十六  
篇於劉松宜陽集得閩城碑震山記於古廟嵌巖中  
得劔贊於清江王虛觀合賦序圖狀四十有二篇分  
爲上中下三卷名從其初序取其舊附以成應元舉  
榜祖擇之梅聖俞諸公盧石題味鏤木於郡庠以貽  
永久又論出處之大概而尾諸集焉子發少貧篤志  
好學器識宏邁而濟之以瑰奇拔出之材故其爲文  
馳騁上下綺麗可觀自長慶以來雖善鳴者罕有其

比當時達官宿儒皆推重之然最爲相國李衛公所  
知當衛公再主魁柄炙手可熱子發廷試第一稍自  
求顯何爵不縻而乃韜晦州縣屢從外辟未嘗奔走  
於形勢之途迨咸通初通籍金閨出任牧守獻賦進  
狀結知九重雖其過於命者不至於大用然比於阿  
附而得富貴至於失勢頓挫一跌而不振者蓋有間  
矣則子發雖久窮亦何恨哉今郡之南修仁鄉有盧  
狀元書堂遺址存焉而東湖之石氣勢凌厲見者豁  
然有昂霄聳壑之志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邦  
學者不志於古人則已儻有志焉捨子發其誰與歸

元序

族兄南翁文集序

歐陽元

族兄南翁過余瀏上示予以文稿讀其文廉靜而深醇是四辭者昔人嘗以稱人之有德者矣今予以稱兄之文必有所見也兄抱道自足無求於世故形諸外者亦有德之言乎吾江右文章名四方也久矣以吾六一公倡爲首也竊怪近年江右士爲文間使四方學者讀之輒愕相視曰歐卿之文乃險勁峭厲如此何不舒暢和易以宗吾六一公平蓋嘗究其源焉吾鄉山水奇崛士多負英氣然不免上人之心足爲

累焉耳夫文上者載道其次記事其次達意烏以上人爲哉歐陽公生平於平心兩字用力甚多晚始有得前輩論讀書之法亦曰平心定氣人能平其心文有不近道者乎况文廉則不誇靜則不燥深則不膚醇則不靡尚願羽翼吾歐公之學以模楷後進之士將見江右之文章粹然爲四方師表矣

易問辨序

歐陽元

易之爲書上通神明之蘊下該事物之理以變易爲用以會通爲方其初立名起義如其爲說宜無窮焉漢以來易專門師多於五經而其疑尤多千有餘



年未有紀極族子貞歷考諸家之異同質正先儒之論議初名易疑後改曰問辨凡三十卷用功精深可尚也吾宗巽齋先生爲會大父冀郡公作經訓堂記言歐陽氏經學司馬氏史學由三代而下代有其人蓋六經甫出孔氏之壁歐陽氏卽有八世博士世其學其來豈一日哉司馬氏史學至宋君實復歐陽氏經學我六一公易有童子問詩有本義凡宋儒以通今學古爲高實公倡之故余見貞是編喜吾歐陽氏經學疊疊其不絕乎抑是編豈獨便場屋之習山林窮經皓首之士見之未必無助我之嘆也貞爲我勉

成之

明序

歐陽圭齋文集序

宋 濂

文辭與政化相爲流通上而朝廷下而臣庶皆資之以達務是故祭享郊廟則有祀祝播告寰宇則有詔令昨土分茅則有冊命陳師鞠旅則有誓戒諫諍陳情則有章疏紀功耀德則有銘頌吟咏鼓舞則有詩騷所以著其典章之懿表其聲名之實制其事爲之變發其性情之正闡闢化源推拓政本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然必生於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

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盛衰之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覈乎鬼神幽明之蹟貫乎華夷離合之由舉其大也則極乎天地語其小也則入乎芒杪而後聚其精魄形諸篇翰颯颯乎泱泱乎誠不可尚已世有與於斯者其惟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乎公諱元字元功潭之瀏陽人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修出於安福令萬之後公幼岐嶷十歲能屬文逮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精究伊洛諸儒原委尤為淹貫遂擢延祐乙卯進士歷官數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兩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

承旨蓋當四境渾一之時文物方盛纂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制作而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頒示萬方制誥多出公手金繪上尊之賜幾無虛歲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墓隧之碑得公文辭以為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愛文學德行卓然名世羽儀斯文黼黻治具公之功最多君子評公之文意雄而辭贍如黑雲四興雷電恍惚而兩電颯然交下可怖可愕及其雲散雨止長空萬里一碧如洗可謂奇偉不凡者矣非見道多而擇理精其能致然乎嗚呼自宋至元三四百年之間文忠公

以斯道倡之於其先天下學士翕然而宗之今我文公復倡之於其後天下學士復翕然而宗之雙壁相望照耀兩間何歐陽氏一宗之多賢也不亦盛哉初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其父井齋先生汲方教於潭見公文大驚手封一帙寄文靖謂公他日必與之並駕齊驅由是文靖薦公升朝聲譽赫赫相埒卒符於井齋之言文靖之文已盛行公薨二十四年其孫佑持持公集二十四卷來謂濂曰先文公之文自擢第以來多至一百餘集冊藏於瀏陽里第皆燬於兵此則在燕所錄自辛卯至丁酉七年間作爾間有見於

金石者隨附人之子幸爲文敘之以傳濂也不敏自卯角時卽知誦公之文屢欲裹糧相從而不可得嘗見濂所著潛溪集不賜鄙夷輒冠以雄文所以相待者甚至第以志念荒落學識迂踈不足副公之望况敢冒昧而敘其文哉雖然公文之在霄壤中上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無虧亘萬古猶一日序之與否尚何暇論哉佑持字公輔問學精該論識英雄無愧於家學者也

建航江水府廟序

姜從道 邑令

余任分邑三載初不知航江有神李公諱機字道明

者緣余年近耄似續維艱自揣生平無大過舉而素性耿介又不解禱媚每抑鬱無可與語忽於去歲仲夏之望夕夢公飄飄若仙揖余而言曰君勿恤來秋當舉丈夫子一余曰公何知公曰吾早於君乎知余叩其姓氏里居公以實告須臾寤覺喜而誌諸心今秋果舉一子因遣介訪公姓名於航江之地公長子如珍快述公徃事謂公以積學偉行不受元之辟舉且謂有異人沿街喧肚裏饑三字予之飯弗食如是者三日罔有解悟者先是公在時偶憑几臥輒神遊東湖救艦值合家試新族人同時具請公百千化身

無不遍始震其神通卽知肚裏饑卽度李機隱語也介歸告余余曰是神也因題請於上捐金立祠祀之乃知神與人相感以正公未著余何求於公余非諂公何私於余但余有嗣非公其誰知公之知余有嗣而覺余其卽公之正氣與余知頗近於正者兩相感也歟卽是而推凡爲正人而有未來之休咎巨測者皆賴正神如公可以開物戒務而指示朕兆於其先使人不迷於趨避也又豈獨似續一端云爾哉

贈分宜宰張侯序

梁寅

吳元年夏余始識分宜宰張君於郡城迨洪武元年

秋君秩滿將朝京師士君子咸賦詩以爲餞而謂余  
宜序之乃叙之曰君之莅官也以廉勵已故治有其  
本以明燭微故事無所滯以仁愛爲心故惠及於下  
以強毅爲志故其令必行以謙恭下士故其聞以著  
分宜袁之屬邑也袁之爲郡多山谷阻滯民生其間  
性質直而氣勇勁以義令之固易以爲善以不義令  
之亦難使心服前時歐氏據郡雄於數百里鄉聚各  
保險爲砦分宜之縣治爲所據者累年君始至縣民  
僅三戶而招來以道披荆棘爲居與吏民定約束差  
徭惟公撫卹罔倦公署旣營廡宇益葺庠序更建鍛  
冶以與其化強梗甦凋瘵致繁庶有漸號爲賢能令  
宜矣哉天朝著令凡郡縣秩滿必躬朝京師治有顯  
狀乃使復任分宜之民望君之再也固懸懸然矣君  
字文信世家黃州之黃陂寅旣見知之於君以叙之  
如是以爲從政之勸

鈴岡紀勝序

黃鳴喬

袁饒佳山水而分宜尤勝卽洪陽一洞蜿蜒盤旋計  
十數里中有七十二穴所指爲日月星辰雲水烟霞  
仙釋鳥獸昆蟲器具諸數靡不肖似誌云目不周玩  
情不給賞亶其然乎而邑傍復有鈴岡嶙峋插天萬

松蒼鬱其下長溪環抱澎漲湍激聲殷於雷每緩步  
道蹊夾道陰翳無慮數十折山岫有泉一泓清澈可  
鑑由泉而上幻變萬狀相傳爲景有八則其大略也  
予嘗從公餘兩衡之洪洞以奇勝鈴岡以正勝洪洞  
去城二十里許稍費跋涉而鈴岡則出郭不數武公  
事纒畢可扶筇醉其上洪洞幽邃元窈若螺尾然非  
火炬不得前且遊者惟秋冬爲便若春夏則嵐液襲  
人而毒虻怪蝥時亦有之鈴岡峻絕宏敞雨晴雲月  
靡不宜人况樓閣亭臺參差布列而禪房尤快棲息  
予嘗謂洪洞有志而鈴岡亦不應泯泯茲大令李君  
將部署之復搜先後所題詠者編集成帙問序於予  
予欣然爲之憇憇第媿筆非如椽弗克傳照正張喬  
詩中勢奇看不定景變寫難真者也姑爲勒數行以  
塞其責

送許子雲之任分宜序

歸有光

嘉靖癸丑之春余與子雲北上自旬曲入南都渡江  
時北風猶勁千里積雪過清流關馬行高山上相與  
徘徊四望而嘆息至徐沛間水潦方盛流殍滿道私  
心惻然以爲得作一令寧使夫人至於此而子雲爲  
人寬厚有度居鄉時人多愛之行役所至視頓舍飲

食不自取便利四方之士與會逆旅中飲酒別去依依有情予以是識子雲之賢蓋同行者四人而子雲獨登第明年得袁州之分宜議者以分宜爲今宰相之鄉求其爲令者咨訪數日得子雲於四百人中子雲所以副其望者亦難矣古稱江湖之間山水清遠民俗敦茂易以爲治不知今與古何如而獨知子雲所以居鄉與人者以此心推之爲令無不可也夫宰相求治其縣而已縣治而宰相之望已矣外是何求哉後世民俗吏治益不如古嘗願天子與二三大臣留意郡縣慎選守令庶幾有反樸還淳之漸聞之長

老云往者憲孝之際禁網疏濶吏治蒸蒸不格奸蓋國家太平之業比隆於成康文景之世者莫盛於此時今之文吏一切以意穿鑿專求聲績庶務號爲振舉而天下之氣亦以索矣如豪民武斷田稅侵匿所在有之今則芟夷搜括殆無遺力吏之與民其情甚狎而尊嚴若神遇事操切畧無縱貸蓋昔之爲者非矣而天下之民常安田常均而法常行今之爲者是矣而天下之民常不安田常不均而法常不行此可以思其故也已無察察之政者有醇醇之德無赫赫之名者有冥冥之功子雲之道近之吾懼其居官與

平昔異而稍變易其度故於其行而勉之且以爲天子之大臣非私一鄉蓋舉子雲以風天下使天下爲吏者知其意之有所在也

宋淑中先生制策小序

周應治

余讀先生制策未嘗不掩卷而嘆也嗟乎夫漢自董賈而下此義微矣而學士多稱三狀元云至如王樂清文廬陵間又得之前代乃今代亦不乏人而所稱何寥寥也先生挾策起分宜丁丑之役其所爲應制下筆數千言不休而博雅宏深無論近世諸公卽持是而方天人治安且鴈行視之以故當局元老見而

推轂遂用首薦遭數奇乃置二甲第一人儒術旣絀焉已而又不得館選稍遷補刑部屬已而乞病歸歸復起又不得前缺稍遷補工部屬已而復乞病竟捐賓客而先生亡矣其遇可勝道者哉且顯晦人之所時有也以彼其才謂宜取宰相卿大夫功名垂於竹帛固無足難者而自令若是乃顧死也悲哉余自庚辰來令於茲因得奉面札具知先生爲人死之日盡發生乎著述祛篋雜燒之故其稿不傳於世又自謂先生義甚高而其文詞不少概見則又安得而不悲及其友人張自明以藏草請敘而灰燼足徵竊付劄



廟傳之海內則千古之事不朽何論生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雲臺編序

嚴嵩

孔子言夏殷之禮有杞宋不足徵之歎吾袁爲州僻在江介波嶺澄復代有文賢昔在李唐藝文特盛若都官郎中鄭谷摘藻鑄詞見推當時其詩散見各帙每得一編咸可膾炙獨世罕全集郡中無傳稽古者每爲之浩歎相傳州南仰山有都官書堂遺址乃余攀磴踐棘往尋之不可復識徒見泉聲巒彩悄愴幽邃殆非人間意其時謳吟嘯歌斯境有助歟夫詩之

道難言矣非天景勝奇無以發靈智非功力深到無以造微顛予讀都官之作精刻洗鍊時有月露烟雲之思永夜靜吟至謂得句勝於得好官則其平生殫力於斯可謂勤矣世之士落筆出語未得古人一字而遽已訾病之豈可乎哉此集余往得之吳中故少傳王文恪公公本錄自秘閣予假以歸手自讐校正其譌闕三之一刻之庶幾以補是州文獻之闕遺云耳

雲臺編後序

嚴嵩

予始得都官雲臺編手錄刻之不獨重其詩也重夫

鄉之先賢以爲若一藝名於世者猶表見之不忍使其泯滅不聞况復有大勲德節義者乎及在秘閣閱所藏宜春志集有童宗說撰雲臺編後序其論都官當僖宗時獨能知足不辱韜晦里閭全去就始終之大節異於其時貪得躁進者而祖公無擇表其墓圖像配於韓公之祠則其行之可賢又如此而世徒以詩目都官豈知言者哉夫誦其詩而不知其人可乎此孟子有尚論其世之歎也予故併錄宗說之文無擇之表刻附茲集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之君子當有同予之情者

補修袁州府志序

鍾 烜

吾袁郡志入本朝凡三修嘉靖甲戌嚴惟中先生考策於秘府博採旁搜創爲義例金陵顧東橋公所稱並美都元敬黃山圖經李懋卿東莞志邵國賢許州志者也萬歷庚申莆陽黃公守郡聘袁朱諸公續修於前志稍有刪潤義例未改也抵今已三十年崇正癸未弗愆於寇并舊志多殘缺焉東粵廖公以星都司李來視郡事惕然懼文獻之不徵也屬多事困敝之後兵戈紛沓雖日不暇給而神有餘閒已覺政行民孚制定務省急取庚申舊志補綴缺漏其續而編

者以次卒業辱顧不佞爝曰往蹟臧否名懿儀式志實有神益於治袁東南望郡聲光赫奕視昔有加志未可缺也公爲序而補梓之爝固謝不敏屬命益堅敬言曰昔者聖人之爲文也於史焉急曰知我罪我其爲春秋其說禮也又謂杞宋之不徵也夫國非文不興郡邑固國也經之天文紀之地理總之官政攷之人物以至賦役典禮風俗災祥各附於其域一惟文是傳弗文卽傳弗信是故志備三徵而道是貫聯今昔綜名實凡爲郡之政正疆導俗守封祀神理民率下章憲興教無不備具學而文則修辭立誠文而

志則金石堅而四時信也袁當國初率先服事不煩征會民習慤樸賦稅誤報故三百年來供賦唯辛苦幸不見兵革乃一紛於丁丑再躪於癸未袁民樂胥不仍其初矣楚疆蜀界滇甸黔服趨便爲衢窮黎肩脊瘠痛汗蒸溢日廬垣半毀戎幕新張鋤戈犁戟衛防相半士廢詩書家空杆軸困棘我袁未可以昔之政爲政也公之至也咨諏老吏稽攷掌故觀於山川而險易可具修量於戶口而賦役可均平驗其風俗而人不愛其情得其美刺而獄訟省息先其大而興除皆利也以是舉政實有其道爰取而文之含英咀

華擴蘊揮聚一補志而用意勤劬占公遠大之志達之天下可也而况於郡乎傳曰國史明得失之故斯其有之易曰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然豈獨見公有恒之言哉於戲可以永世矣

皇清序

洪陽洞圖序

蔡文鸞

世傳葛洪爲勾漏令卽其洞煮砂煉汞因成仙去今粵西勾漏洞在焉窅邃光怪變幻百出蓋古今勝跡也余筮仕鈴邑有所謂洪陽洞者去縣西十有五里袁嶺三峯之麓亦傳謂葛洪婁陽二仙棲真修煉之

所故洞以名名余以簿書鞅掌不獲專達壬戌春副使瑞侯王公蒞任滇之洱海道經邑治進余而言曰邑傳洪陽洞奇境也名燦久矣自昔遊宦多至焉盍往觀乎余曰唯唯爰持卮酒飭騶從陪而過之至洞口宏敞可容百餘人秉炬四照旋折而入幽敞奇異狀貌不測名人題詠甚多如入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中有日月星辰雲水烟霞之狀仙釋人物鳥獸昆蟲器具之形雖不甚肖亦彷彿不遠誠天造地設入厥中頓忘名利想真洞裏乾坤別有天地非人間者今二仙去千百年遺跡尚存仙風可挹古云山不

在高有仙則名何況離奇夭矯如茲洞者乎歸署索圖版偶得舊本命繪士摹而補之併縣中諸景彙爲一牒付之剞劂以傳將來俾後之至鈐未至鈐可按圖遍覽如身歷其中知鈐邑不減勾漏縣而洪陽洞與勾漏洞實不相甲乙云

嚴母賈孺人挽章序

魯瑗

予備位承明叅稽史冊於列女一傳徃徃三致意焉其間節婦正女類多自行其志不爲時勢所移死生所遷者嗚呼何其烈也詩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蓋亦呼天自矢以明其志之不可奪今讀嚴母賈太孺

人輓章今昔同慨蓋不禁流連大息於其際也孺人世籍金陵因大父客燕山遂家焉壬午澹菴先生隨侍御公宦遊輦下以子嗣之艱擇配孺人未幾侍御公代巡中州值明季干戈擾動澹菴欲省母歸江右慮不得復至京師語孺人曰待我不來則別嫁夫鳳凰于飛卜永世也別鵲之操飛不復雙此豈忍聞迨澹菴隔年未至繼母迫醮孺人割髮自誓志不少踰久之破鏡重圓膏沐再理夫婦相見且愴且喜自本朝定鼎江右未入版圖澹菴念切故園奔趨省視閨幃決別更有死生莫保之語孺人曰審爾則從君地

下魂魄相依已爾嗣南北既通室家遂完歸里事姑  
以孝聞和協先後伯姊內外無間言襄理家政巨細  
畢張捐粥賑饑佐澹菴成義舉賢聲噴噴人口既而  
誕育子嗣以克厥家協於鳳凰初上天啓之矣嗚乎  
婦人之義從一而終遭時不淑則我心匪石不可轉  
也至於流離顛沛終成偕老此乃幽正之悃通於神  
明俾得自遂其初志用以承先啓後天之報施豈偶  
然哉孺人潛德幽光道應顯聞薦紳先生歌詠其事  
余同鄉人也錄而序之蓋意存風厲云

閣學歐陽瑾奉使告祭碑後序 章學誠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金川告平舉行慶典惟時內閣  
侍讀學士歐陽予石先生實承

明詔分行河南湖南告祭前代帝王陵寢及名山大川之  
在其境者事竣反軺京邑守土吏以告祭文勒碑拓  
本郵上先生先生榮

君命裝輯爲冊以傳永久明年先生引年以去旣得  
俞詔乃出碑本命門下士學誠書識其後學誠竊念高文  
典冊刻石銘金所載

謨烈之峻典禮之重與先生奉使之義先生自記及編修  
朱公所爲書跋已詳且悉小子復何綴焉惟是先生

歷官四十餘年前後出處具有本末茲復

詔許歸山中朝人士莫不仰其清風而惜其去而無與遊也小子忝在門下辱知尤厚且深以先生使節初旋卽自引去此奉使勒碑若取告成功銘

君德俾子孫世寶藏者義固不專奉使一節先生旣去小子繼見無時感古人師友之誼竊附程門各尊所聞之旨粗撫聞見所及一人大端慎書於後以備後人觀覽是則小子倦倦之意云爾先生系出唐宜春令殊世爲分宜望族誕生之夕有奇光大父母父母俱珍愛之年十二入童子塾始學爲文出語驚其長老

大父器之曰此子他日成就不可量恨不及見矣十八入縣庠領雍正壬子鄉薦第二謁監臨中丞謝公語先生云主司搜遺得若卷定首解房官以未經呈薦執不肯書榜時抑置第二勉旃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引

見日爲午月蒲節得

賜上方珍饌並葛紗金扇墨刻錠藥數種以同班人失儀致一班八人俱扣除不用旋奉

諭候旨閱二日復帶領引

見改用兵部主事時年二十有五視部事卽卓犖有執守

不肯猥阿凡新進士除部主事者爲額外同曹郎官  
輒易視之先生分得車駕司主郵傳支給其時曹郎  
治文書率以減省度支爲能事先生獨謂過刻則州  
縣不能堪民間將有受其弊者吏抱牘請署執不可  
郎官不能奪相與懇尚書被劾部議降一級留任一  
年無過例得開復奉

差監督修理石道工程計帑金十餘萬逾年工竣乃奏請  
以節省銀二萬兩更修

圓明園至西直門石道又經年而竣辛酉京察一等以  
刑部江蘇司主事監督大西倉旋調監督大通橋運  
務凡米粟銅鉛由通惠河達東便門外始用車運河  
內舊有剝船數十號十年一次領價修造一日水役  
書吏以銀五千餘兩至曰此自戶部領來排船費也  
請寄署內俟工興陸續支用先生揮之曰官物奈何  
不入官庫曰此項向例不入庫存官署支用便內有  
官得二成雜費一成在先生曰原估有贏餘乎曰以  
舊船所變價濟之以新領善爲經理所餘自寬先生  
曰我知汝車役等負累重矣以公完公或可少甦豈  
有官吏朋分贏餘之監督乎卒却之封入外庫後先  
生以憂去接任者不無染指遂以賍敗人以是服先



生之廉且慎其車運則官立車頭三十六紀綱運事  
官吏得操其盈縮例有餽獻又每乘車戶緩急爲通  
於車頭權子母臨時減刻僱價入橐自肥車戶積負  
幾萬金先生廉得其情爲罷去一切浮費禁車頭重  
利盤剝行之一年而車戶釋前負者三千餘金先生  
去後復踵前弊車戶仍大困方先生遭內艱倉場侍  
郎爲新安呂公耀曾欲請墨衰從事指所坐堂事曰  
此席將來必屬君且今奉

詔保舉御史我等久以君名入告少遲臺諫可立躋也先  
生飲泣不對星奔就道得古人守禮去官之義甲子  
服除抵都大司寇盛公汪公聞先生來喜甚以西曹  
乏人促令視事五月補督捕主事兼廣東司事又派  
兼湖廣司事時山東連有重案乃兼山東司而聽辭  
湖廣司事戊辰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四月題陞廣西  
司員外十一月保舉考選記名以御史用庚午二月  
隨

駕幸五臺三月京察一等七月隨陞刑部湖廣司郎中十  
二月補授江南道監察御史先生之在刑曹也滿漢  
尚書倚爲左右手一切

欽審重案多派承辦能聲久達

宸聰及擢御史以綱紀肅清內外臣工無有訛法壞政事者惟故事成法習久不得變通乃爲陳奏皆卽聞見所及推究本原杜漸防微達於大體官刑曹久刑名素所究習常輯乾隆元年以後部議駁正外省原擬罪名若干件都爲數卷名曰

欽恤成案故在臺中凡於律例不便有所條陳部議亦多允可又嘗奏人臣事君東西南北惟令之從勞逸甘苦不宜有所趨避今各省挑選揀發人員徃徃計較省分遠近利害然後投牒于法非是請

勅吏部約畧終歲各省所需請員先期記名臨期按次分發則選人無僥倖心操選者亦無由施左右袒矣又翰詹官僚泥於清班榮選其外遷道府內改御史於階品爲優擢而官翰林者多不願居先生請參用唐宋人法以爲由翰林改他官者陞擢仍得開列翰林學士等官庶人才不爲資格所限又編檢庶常無額缺居職者率以告假家居爲事及試學差期始相率起假赴考差後又乞假先生不恤人言奏請飭禁又定例順天鄉試暨禮部會試凡開列主試房官者初六黎明聚集午門宣

旨卽時赴宴入闈不得與人接見規條甚嚴法漸弛多潛

居家中令長班探報得差則接客受賀不避賓談至午後始跟踰入闈不及赴宴先生劾奏得

旨卽行嚴禁辛未監禮部試上言易卷繕書調取州縣書手至京師而總其成別有經頭之名皆積久爲弊往往僱倩無籍文人竄入其中改易文字作奸犯科不可究詰請罷經頭不用臨時就書手中自以什伍相爲統攝則奸弊無從而生又以初試經書七藝再試論表五判三試五策篇牘繁多無裨實用又如五經取中更屬空談請省減之以覈真才先後共若干條事無巨細皆灼然洞見表裏雖當時或格于尚書集

議後亦多見施行壬申十一月陞授奉天府丞癸酉三月丁外艱乙亥六月服闋八月補授府丞原缺盛京重地府丞管理學政有教育士子之責在任拔取真士覈正宗學學生名數著爲成法及師儒教習俱有章程不得泛爲文具人才遂多成就旋奉特旨攝奉天府尹事釐定屬官任事繁簡才稱其職人莫敢干以私甲申秋奉

命入

覲於密雲御道接

駕得

旨以先生官俸年深勤勞久著留京補用遂攝國子祭酒  
諄諄以文行爲訓國子生月試不以束修容謁爲殿  
最遷太常寺少卿仍兼國子祭酒事旋轉大理寺少  
卿太僕寺卿己丑春月陞授順天府尹其時適調東  
三省兵征金川到京陸續分起遣送未免劄駐日多  
皇上以先生素諳東土物情調任京兆事出

特簡旣而事畢晉擢戶部侍郎總督倉場先生故官倉場  
曹屬悉其間利病諸欲見之施行俄以聖悞免官則  
乾隆庚寅冬云辛卯春迎

駕山東復起爲內閣侍讀學士班聯侍從出入絲綸重地  
者數歲年七十以老致仕蕭然就道意恬如也蓋先  
生持躬靜慎慮事周密故其歷任以來自部曹而臺  
諫偉績卓行立政立言人得而知之及其歷卿貳從  
容朝端密勿

禁近所謂嘉謨入告者人莫得而知之莫得而傳之也官  
輦轂久凡

朝廷大慶大典

恩錫優賚多得與緞疋表裏豐貂書籍上方充食之  
賜所得亦難以悉記榮遇甚矣先生性明遠好深思嘗言  
人者天地之心而兩間之所以充塞者不外一氣氣

行而理寓焉故即人可知天地即天地人之氣而可  
悟天地人之理之萬殊而一本世儒言性命而無着  
落猶捕風而捉影也因著三才本說若干卷自謂意  
言象數之外有所得小子不敏無能究極其旨不敢  
強爲之辭嘗密以此意啟先生先生曰我於天人誠  
明之際潛索二十年至今不敢謬叅一語子奈何欲  
化之速也然觀先生於人世升沉得失之遭泊然不  
以縈懷則所以自得者深矣憶罷倉場任時替者粹  
至曹屬知好多來慰問其感先生德者或歔歔欲泣  
先生輒笑止之趣吏送印綬若脫帽釋負然喜言詩

雅不與人倡和曰爲此此詩教所由靡也爲文章鑿  
幽樵險原本於西江大家而出之以平易曰文以氣  
爲主能以詞章相士謂言者心之聲文則言之精即  
文可得其人本末不爽銖黍戊辰分校禮闈得邵編  
修嗣宗文請置第一主司不可皆曰且置之高第先  
生抗言是固不能居人後者不第一不若勿錄以觀  
其後越三年壬申邵乃第一攝祭酒時課李員外世  
望熊刑部枚文則曰是不久淹大學中也已而熊李  
先後登進士第熊領西江鄉薦第一均官即署有聲  
小子久居大學貧不知名博士助教中號知文者亦

視之若無物先生初蒞監首擢第一六館之士一時  
驚詫而嘻先生獨謂是子當求之古人固非一世士  
也由是益厚遇之名稍稍聞其後大學修書責令專  
知筆削然小子十年碌碌無所成就負先生知多矣  
先生之將去也謂學誠曰余本山水人有負郭田數  
畝敝衣蔬食粗安飽課子勗孫足娛樂猥蒙

聖恩歷官中朝自惟疎拙恒懼隕越今年且七十矣復得  
賜骸骨遂初服從此邂逅田夫野老徜徉歲月歌咏太平  
庶幾優游餘年矣乎惟是生平一二十大端不欲自以  
爲名存一己之見子知我者爲我畧具本末毋有枝

言學誠以爲楚王失烏噪之弓戒左右勿求曰楚人  
遺弓楚人得之或謂去其楚而可矣或謂去其人而  
可矣皆不欲見有已也易無達象詩無達辭以言與  
述而見古人古人之不可見者多矣小子復何綴焉  
先生曰然

學博嚴凝庵去思吟序

徐日暄

今天下州縣之陞遷而往有故而去者莫不爲之立  
碑以紀其事作詩以祖其行而至於學校一官罕有  
聞焉卽起宋之翼之明之克新俊華諸人秉鐸於今  
我知其徒之感慕而流連者寡也意者無其始之莫

敢舉與夫去思之咏始於甘棠甘棠之詩初非爲州縣咏也後世於州縣旣踵其事矣何獨於學校之官而遺之蓋古者歌頌之興本於民情而今則掾於士類惟士類中之驕貪者踵相接也其仰恩也惟州縣其畏威也惟州縣州縣亦何惜以不費之惠邀甚美之名使爲之下者雖有寃民莫得而分訴爲之上者苟無聰聽必信其虛聲而學校之官無之故於其來也若疣贅而於其去也如塗人此去思之咏所以寡也予讀書中秘十有九年同郡中德政詩文借予名爲紀序者不知其幾予心厭焉今年秋予以假期將

滿方促裝北上而敖之同社諸君子手持其學博嚴公去思詩一編求序於予予謂嚴公之爲掌教也諸君子嘗言其昭示於學官者有抑抑乎不怨不尤庶幾由下以達循循乎以文以禮乃能自卑而登之語則其教人也與翼之同且屢次捐貲以修衙署立學門造青雲閣鬻序一新斯文生色教澤升聞致簡在帝心擢膺民社則他時建立又將與克新俊華不異雖微諸君子請予猶將文以紀之詩以祖之而特恐諸君子由今之道不能變今之俗使嚴公之去寂寂而無傳也今諸君子不忘其師方將述其遺澤以刻諸貞

珉而又發之咏歌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以已則嚴公之德藉諸君子而傳諸君子之詩藉嚴公而顯又奚待予言而後足以爲嚴公重且爲諸君子重也乎振鷺之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嚴公有焉隰桑之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諸君子有焉

典試四川進 呈闈墨序

楊曰鯤邑人

我

皇上御極十二年歲在丁卯鄉試屆期禮臣以四川考官請

上命翰林院編修臣宋湘爲正考官而以臣楊曰鯤爲之

副伏念臣江右下士學識庸愚由乾隆五十五年

萬壽恩科進士簽分刑部行走游陞郎中兩次

京察蒙

恩准列一等方媿涓埃未報茲復仰荷

清恩昇佐文衡感激悚惶冰兢益切謹與臣宋湘依限星

馳入闈率同考諸臣悉心校閱和衷商確取士如額

擇其文之尤雅者恭呈

御覽臣例得綴詞簡末臣竊惟言者心之聲心之所入者

有淺深則言之所出者有工拙制藝代聖賢立言大莫能載小莫能破操觚者必先以心印古人之心而



又自用其心然後由心而發爲言卽因言以運其心  
布帛杼辭各肖其心之所欲出乃能深入腠理不同  
浮響若徒涉獵詞華爲弋取科名之計日取兔園冊  
子口沫手胝而於聖言精蘊全無體會雖規模完善  
按之則中無所有非制藝設科本意又或欲矯其庸  
鄙故作艱深以文淺陋以纖小爲新奇以餽餽爲博  
洽牛鬼蛇神不可嚮邇耳目愈新去古愈遠我

國家振興文教百數十年至澤涵濡大化翔洽取士之  
法俱以清真雅正遠離俗垢爲宗士幸生

聖人之世漸摩旣久服習彌深且人心各有自闢之機絨

果能自用其心機而不轉移於習尚則雖尋常言語  
俱可自寫靈明上符理蘊西蜀山水雄奇甲於天下  
扶輿磅礴之氣必有所鍾臣謹與正考官臣朱湘  
兢採擇自維淺陋疎庸深慮未能盡當顧竭二十晝  
夜之力總校三場要期性情心術學問經濟油然見  
於楮墨之間而脗合於聖賢之旨而摹仿塗澤語無  
心得者屏之不錄非敢謂甄別咸宜亦期崇實黜浮  
以仰副

聖天子以經義取士之至意云爾臣謹序

皇清朝

文選 卷三十一 藝文

馳贈奉直大夫父諱蘇材以公歷官累  
贈中憲大夫母吳氏

誥封太宜人

晉封太恭人公生九歲而孤時第殿南公諱曰鯨方週歲  
吳太恭人以養以教四書五經皆太恭人口授公英  
敏卓犖屬文操紙筆立就自晨興至需火時可十五  
六藝補博士弟子屢試高等食餼癸卯以第六名舉  
於鄉庚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迎養太恭人於京師  
太恭人耽經史好吟咏著有悟雪草堂詩一卷詩鈔  
刪存一卷燕中草一卷讀太恭人之詩清微恬適可

想見性情之端而又以見先生事母之虔蒸之爲庭  
幃豫悅之氣也在部總辦秋審摘奸詰伏無不得其  
情而疾痛哀矜有以副

聖天子祥刑至意歷陞員外郎京察一等嗣丁太恭人憂  
愴地呼天不欲復生弔者皆爲感泣釋服補官陞本  
部郎中丁卯充四川鄉試副考官所得皆一時知名  
之士庚午正月外授湖北襄陽府知府襄陽爲豫荆  
交錯之區政繁地要前任積案百餘件逾月皆斷理  
所屬有疑獄不敢上者提其案立決之屬吏部民皆  
畏其明而感其德也生平手不釋卷貫綜古今史事

及天下山川郡邑險易利病於導黃濟運之法尤素所講畫借未見之於用性博覽考核漢儒許叔重鄭康成之書談易用虞仲翔來矣鮮及近世西河毛大可諸家解於古韻古尺考証極精晚習篆書日課說文部首五百四十字卒前一日習篆如故所著有詩經經世輯覽古今韻學通叶紀聞稿存於家官刑部時詳疏

大清律例及歷朝刑法志蒐集漢律一卷刻有

大清律纂修條例按語冊稿行於世當公應鄉會試時文名滿天下曹竹虛汪曉園胡豫堂李松雲金蘭畦諸

先生交相愛重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知先生之爲文人及其官中外也聽斷明允讞牘手成賓友不能贊一詞言吏治者爭以所纂條例一書爲取法然其情則仍游衍於翰墨之場浸淫於漢唐宋先儒根柢之學漠然若無與於兵刑錢穀之事者常自署一印章曰生平恥讀無用書蓋可以想其概矣公篤於孝友事吳太恭人終身孺慕殿南爲太恭人所鍾愛年十九而歿其妻鄒氏遺腹生女公撫之如已女次子福豫生遂以繼殿南公後居官四遇

單恩自

馳封祖父母兩請

馳封世父舫齋公忠恕軒公最後始與適室張恭人自邀封典官襄陽時宦橐蕭然未嘗私置田宅惟以廉俸所積買田贍族自謂非以篤親要譽鄉里實終我太恭人事也其敦本而善成親志者如此公生於乾隆二十年乙亥七月二十二日卯時卒於嘉慶十七年壬申三月初六日酉時享年五十有八正室張恭人副室壽氏子男三人長福泰先公卒次福豫出繼殿南公後三福謙孫一承祖福泰出茲於嘉慶十八年十二月日葬於本邑 都之原銘曰

公於文敏於治亦醇惟經術深乃經濟宏循吏儒林一以貫之銘之幽宮允無愧辭

布政司理問張公墓誌銘

龔 笙 邑令

皇上御極之二年歲在壬午予攝分宜縣篆適奉檄修省府縣志搜次人物以續前編邑中咸以大學士候選布理問張公干巖告既而其子曰杰請銘墓隧予讀其行狀雖未親接其人而心甚偉之太史公有云布衣匹夫不害於政不傷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智者有采焉况於砥行立名鄉黨誦義者乎若張公干巖其可誌也已按公姓張氏諱申祿字帝授干巖其晚

號也先世勁廉公唐咸通八年由韶州曲江官宜陽  
別駕因家焉宋咸淳五年大諒公始遷邑之西關簪  
纓累禁爲鈴陽世族後轉徙石鎮祖應奎公以醇謹  
老成爲鄉里推重父聯鳳公邑庠

贈登仕郎舉丈夫子五申禮申祺邑庠生申祐浙江吏目  
申禧附貢公其五也公天性孝友幼時事二親克承  
歡親臥病累月侍湯藥無倦色親歿哀毀盡禮甫冠  
明延壽大義昆季克廉讓伯兄早逝事仲兄如事父  
仲兄器之曰弟年幼克恭若此異日善繼述者必弟  
也公用是益自奮勵紹衣舊德兢兢焉惟恐或墜乾

隆庚子赴兄浙西官署恭遇

高宗皇帝南巡佐修

御道已而兄嫂先後歿任所凶訃至哀號迫切時公方重病  
未瘥痛兩猶子僅數齡力疾攜醫相隨往返數千里  
奔迎兩柩及眷屬南歸惟其誠至故有所不自顧也  
公生平樂善好施丙子省會修葺試院輸金四百以  
助郡邑學宮考棚暨賓興義舉悉捐重貲邑西昌峽  
渡山峭水駛石齒齒如鋸往來者咸望洋而嘆嘗溺  
百餘人公憫之捐金倡建春暉橋至今周行如砥其  
他道路橋梁費多金無所惜小兒患麻疹苦乏專科

安成劉氏有麻科活人書公覓板刊刷廣散郡邑全活無算族姓子弟貧而學者歲必有贈戚友中遇婚姻死喪力不贍者多加存恤每歲仲夏之交以餘穀貸鄉鄰值大歉則按戶給穀里黨特以無恐乙亥有鄰村不戒於火延燒數十家倉廩皆燼公計口餽錢米無一失所者他如施藥餌設茶寮一切濟人之行為之如恐不及嗟乎豈非所謂富而好行其德者耶豈非慷慨市義惠周疏戚者耶公不喜尋章句而措履有醇儒風度嘗手錄格言五戒一殺傷一賭博一驕奢一酗酒一苛刻居家常以萊公六悔銘勗子姪

曰曾子亞聖每日三省爾曹可不時省刻省乎嗚呼儒者侈談性命求其言而行行如心者鮮矣公矢口褻躬自然合道謂非孝弟慈良出於性生者歟去冬病亟聞學宮左右神庫圯猶命子挈貲修理易簣之日出平素戚黨質貸文券力不能償者焚之又囑諸子曰郡昌黎書院久圯吾欲創修一齋購材備而疾不果爾等務刻期竣事毋緩延夫人於彌留之際執妻拏手處分田園淚潛潛下不休而公所繫念者正大若斯使享期頤之壽其善行尤難更僕數惜乎其未竟也然予固知其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公之始生也

分宜縣志 卷三十一  
甫齡齡病痘症垂絕夢神人授以丹得甦及大漸恍  
惚見空中三輿至遂沐浴整衣冠而逝豈非生而爲  
英死而爲靈有大異人哉公生乾隆甲戌年三月十  
三日巳時歿道光二年三月廿五日巳時享年六十  
有九卜吉於本年冬月葬新喻秀潭祖厝配袁氏  
例贈安人先十載卒副室田氏子四長曰榜邑增娶  
李氏繼黃氏次秉機附監候選縣丞娶劉氏次曰杰  
邑庠娶黃氏俱正室出次日模幼副室出孫伯熊業  
儒娶歐陽氏伯煦伯燠俱未聘女一孫女三俱適望  
族公爲人坦懷誠實重然諾待儔伍不設町畦會垣

嘗有留侯祠戊午各郡張氏倡爲賓興公宇咸以公  
廉直祠項生息推公經理每屆鄉試科生雲集薦綵  
觴散卷貲無不悅服去秋復詣省祠屏當諸事因冒  
暑病歸延至今春遂捐館舍今秋大比諸宗人詣祠  
聞訃皆扼腕泣下以爲失闔省同宗之望也先是邑  
中鈐陽書院無膏火費公欲倡合邑捐輸而其事未  
能立就乃預撥田租數十石存爲書院義田及公歿  
數月而事成亦公之積念有以肇其端耳公性慈惠  
各佃戶雖積年逋欠不忍苛追遠方遊學之士途困  
求濟者無不各愜其望以應居恒氣度春容遇親友

則談笑不倦見嬰兒亦矜恤有加以故公歿之後鄰里垂泣道路咨嗟卽素未謀面者聞之皆惻焉心傷其感人可謂至矣予忝邑宰有採訪之責今又續輯邑乘得其義行之詳乃爲之誌於幽宮而繫以銘銘曰  
君植品兮華林文木君立心兮渾金璞玉溯彼曲江古人之續野渡無梁中原鮮菽解橐捐金指困贈粟太和如春上德若谷人言無間我心思服何以報之懋膺遐福宜爾子孫森森立竹蘭茁其芽珠炫於櫝爰勒貞珉永昭芳躅

明行狀

伊府長史歐陽汶行狀

歐陽淵

先兄介軒以疾終正寢目將瞑召兄弟子姪曰吾不復作矣若等其勉於善斯幸矣言已而逝旣歿因憶吾兄弱齡卽知自愛重意氣灑然視當世頗洞豁歷官至屬纊猶一日無愧前哲可傳者大懼泯沒用述生平之大以干太史爲不朽圖淵伏念吾歐陽由廬陵永和徙今之分宜防里一世祖諱殊南唐保大三年令宜春有聞高祖諱唯元永和監稅曾祖諱習國朝富陽丞皆遺惠政祖諱昇父諱鉉生余兄弟四人



俱教以仕業長卽兄次浦桐城教諭次涓邑廩膳生  
次淵承乏安吉訓導兄諱汝字伯魯號介軒賦性狷  
潔志尚卓邁肆力方冊卽欲上友古人與人罔不厚  
而孝友尤篤持身無不敬而幽獨尤嚴侍郡博劉繼  
組講郡博爲強暴凌公昂衛捍復爲之伸于亞叅陳  
公從經衛樸庵伯父卒業成均先考梅庵欲產遺以  
獎其成公拜辭先姑夫大叅仗德先生以中書居京  
攜公同講有勸貫順天籍取試者公曰虔州之人不  
可懲乎先姑夫聞而喜其有識所娶奩具悉需公用  
先考梅庵欲酌以產公曰私貸古訓明甚不肖敢私

耶先梅庵邁疾公徒跣禱靈山泉歸飲而愈伯父因  
事謫戍遼海道卒夫婦相繼乏祀公爲立主敘傳甲  
戌有司以公應經明行修詔授河南開封府學訓導  
公喜過開封皆先文忠族祖元春舊治至學條教嚴  
飭儀範凜然造就者稍衆先公文忠葬所祭田奪於  
豪公復之黃河水溢聖賢像多不完公捐貲復儼然  
學宮一新癸未居先母憂哀毀至慟絕及葬瘞壙畢  
公假寐夢老人曰埋名失序旣覺果然人以其孝感  
鄉有暴死爲安成人其子欲取利不葬公爲具葬之  
丙戌服闋改永康幾三載懇當道乞歸養先梅庵廵

夕宜縣志 卷三十一  
按檄府縣候致任所就養邑人童睦藏金其子內室  
爲盜竊睦怒逐其子及婦公化導俾如初升其子珪  
爲邑庠生竟以科目發身庠生馬訓等數人赴浙省  
試歸溺錢塘潮公捐俸築臺祭之文刻邑志舊有祠  
祀林大中樓焯陳亮諸賢久圯公偕僚友出俸修祠  
字立牌位以復林氏之後欲升其祖以素諸賢次序  
公力斥之學後基低汚買民地築尊經閣以稱司訓  
某貧不能歸顏教諭喪不能舉學西枯喪三十餘未  
殯公捐貲賙之葬之暇嘗輯元族祖圭齋文翰及鄉  
先達黃子澄遺文並歷代名公之作皆手自編錄重

刊龍川文集修永康縣志秩滿遷國子學錄剛方嚴  
整雖貴介公子見之而驕氣自沮國子多積書取讀  
忘倦觀通志無元作監誌補遺圭齋客葬石井村公  
徒往訪其阡者至再升堂會講聽者駭肅朔望行禮  
不以祈寒暑雨變其齋宿敬心同僚咸欲乞遣子入  
監公獨不欲與果爲當道劾而寢其事三載秩滿當  
道考冊俱置公廉勤慎上上之績時大監汪直鈎距  
害人公上疏辨之不避忌怒欲中傷卒不罹其毒祭  
酒邱公濬慎許可獨稱公爲奇男子凡歷三任皆分  
支原貫倉廩養親始祖祖及族之賢者皆出俸餘樹

碑碣於墓以禁侵犯鄉有屬壇湮久尋故址復之成化  
戊戌改河南周藩長史值歲凶軍匠艱食公以藩府  
所賜庄田子粒約四百餘石斛悉以濟其饑寒不葬  
不娶者汝陽王縱肆公啟國主拘其教授典膳等申  
皇明祖訓之禁汝陽震懾以白金七百兩私謁公拒  
之軍匠夏文通富貴財欲脫釋其螟姪于原籍以黃  
金二十兩賄公准詞公不允汴有歐三清之譽先文  
忠公葬時烟霧罩墳三月公往祭烟霧猶然祭畢天  
朗所生子女王欲以爲儀賓妃公力辭視公字湫隘  
拓地數百步創制一新足稱國藩立社學制度悉倣

縣學延致仕助教主之國子弟賴以成辛丑憶先君  
梅庵久曠乞歸省函蒙許可抵家拜慶適丁繼母憂  
復改伊府右長史抵任歲甚旱饑孳過半引禮舍人  
倉大使妻子有餓死公捐俸食饑葬死王妃次子患  
疽妃父私以遊僧進官針灸薨王知筭妃父撻遊僧  
至死官妾死六七公極諫王怒公舉祖訓詞色益厲  
不少屈至王有自嘆苛猜却爭臣之詩因悔過丙午  
懼先梅庵不及目擊誥封罄俸貲四十五兩納給劄  
付旌義官冠帶及門而先君已故逾年朝廷封號聖  
母恩及諸藩五品以上歷俸三年有親在堂者給與

應得誥命公歷俸品秩宜膺此典卒亦不遂非命也  
耶丁未丁外艱王賜路費悉不受抵家先梅庵停柩  
中堂葬前二日火延燎合族公率子姪遷梅庵柩於  
堂下及祖考妣遺像神主誥命譜牒關券俱幸獲存  
庚戌服闋慨二親卽世無心祿仕遂告領劄付休致  
袁郡太守童稍知崇重公舉三事一曰前代名賢文  
學忠孝足爲後進式若盧肇歐陽元劉廸簡黃子澄  
廖洪敷君子宜立祠特祀以裨風化前代名宦文章  
道德足爲來學宗若宋南軒宜配享韓文公先生祠  
二曰袁郡四邑秋夏二稅比之吉贖臨五升三合輕

重或相倍蓰宜比例具奏以甦民困三曰郡邑誌書  
缺典宜聘碩儒纂修童悉奉行且曰若人風節可欽  
少叅劉公景玉亦曰居官著廉介之美名引年尚恬  
退之高風方伯伍公孟賢嘗曰剔歷仕途則清風高  
節爲急流之勇退休至林下則讜言危行爲中流之  
砥柱丁巳清軍御史因清族祖吾成軍伯鉦在提解  
中公以宗支及劉忠愍所撰鉦墓誌訴獲釋鄉有光  
政男婦六人因賊情繫獄無贖證公力爲辨免所居  
東舊有祠廢久居前有清門先生圭齋手札額圯多  
載公率子姪創祠立門凡主櫝几案一新乙丑秋朝

分宜縣志 卷三十一  
廷封號聖母及文職五品以上以禮致仕者各進階  
一級袁四邑惟公得膺此詔既命子廷貞構居簾頭  
臨小溪號春江苟完偕次兄桐城掌教從兄雲和掌  
教及余并族之能詩文子姪嘯傲於中豈意不二三  
年而竟不起嗚呼痛哉公生宣德甲寅十月二十六  
未時歿正德戊辰九月二十七子時以己巳年十二  
月初九日辰時葬於界牌大畚阜茶山之原蜈蚣形  
甲山庚向配廬陵游田壽官彭文球之長女諱明珍  
誥封宜人柔順慈惠內助咸宜子廷貞娶黃州太守  
松林周監次子惟崙長女女金蓮適姑夫叅政劉鉞

之孫禔孫男三長方娶濠溪郡庠生蕭象德女次員  
娶社賦上伍潮女次平未聘孫女巧貞所著詩文有  
介軒稿存于家時正德乙亥歲夏四月吉謹狀

皇清 行狀

書總河黃又生先生行狀

林有席

明熹宗時余邑北泗溪黃公又生通籍爲名知縣懷  
宗朝累官河道總督兵工二部左右侍郎其出處本  
未得於閭黨之所傳聞志乘之所紀載猶可考而知  
也公諱金貴字雙南更名希憲號又生始生時族長  
老見有異徵後宦途所經多奇驗既成進士出知廣

州順德縣邑多寇公至不動聲色化爲良擢御史兩  
淮巡鹽更綱通課中貴不能撓復巡按甘肅地連王  
門關盜賊憑險聚嘯公單騎往招撫聲於衆曰若輩  
皆良何爲盜豈士者貧屈無如何也耕者工者商賈  
者或苦歲凶饑僅抑逼勢豪耶訟獄或冤抑無可赴  
愬耶朝廷遣官寧爾衆順命者聽於是降者鉅萬所  
屬平以功遷太僕少卿尋巡撫應天有撫吳疏稿陳  
國家大計喪亂稿失蘇州漕白二糧及條銀民運櫃  
收不便公改爲官運吏收海寇王尚忠蹂躪崇明公  
禦變有方略視平甘肅策尤著曩公計偕墮江得不

死因改字又生至是民喜相告曰是又生我宣城諸  
生沈壽民以幹略稱應聘建言談天下事公疏薦才  
可大用不報比晉秩河道總督闖賊李自成破京師  
明帝殉社稷崩矣公勤王南向適福王立用奸黨讐  
陷勒公挾餉逃城下詔獄江北四鎮合疏救謂公旣  
不屈節於逆賊又盡發餉餉軍士計圖恢復不愧古  
忠臣奇男子未幾

大清兵定南京公以縲臣出亡或曰扶路王過杭次會稽  
卒章志佺家方明社旣屋天贊興朝俾海內有所統  
壹諸勝國之臣死其故主者不乏焉若吾郡袁公繼

咸之死論者比於宋之文謝稱爲三山卽公同歲事也公爲國重臣遭時多艱侃侃汲引人才得事君之本一二委瑣苟祿者流動薄天下之無才又媒孽公於國事旣去之日蓋明政久弛匪伊朝夕之故矣公流離轉徙始終一節以視袁公迹若殊轍而其心固無憾焉抑余又聞其族人之神公者謂公降靈賦詩有子職未全君未報徒懷忠孝遶湘江之句其詞殆有足悲者矣

